

古  
今  
治  
平  
畧

古今治平畧卷之十八

豫章

弟

張子美父訂

仁和門人何介石公父較

貢舉篇

三代貢舉

周官大司徒以鄉三物教民而賓興之一日六德知  
仁聖義忠和二日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日六藝禮  
樂射御書數鄉大夫受教法于司徒退頒于鄉吏使

各教其所治以考其德行察其道藝于是閭胥則以歲時比衆讀法而書其敬敏任恤者族師則以月吉屬民讀法而書其孝悌睦婣有學者黨正則以四時之孟月吉日讀法糾戒之及正歲屬民而書其德行道藝者州長則以正月之吉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糾其過惡而戒之至三年則鄉大夫大夫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與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衆以禮禮賓之厥明獻其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貳之退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

曰至皮四曰和容五曰典舞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  
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也遂大夫三歲大比率其吏  
而興氓亦如之是以凡士鄉先論其秀者升諸司徒  
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諸學曰俊士既升  
而不征者曰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升諸司馬  
曰進士大畧當其時仕進有二道有繇鄉學而進者  
有繇國學而進者鄉學則掌于鄉大夫而用之在大  
司徒國學則掌于大樂正而用之在大司馬繇選士  
而爲造士是鄉學所進者則用之爲鄉遂吏繇俊士

而爲進士是國學所進者則論辨之爲大夫士此其  
大較也至于在內則有國子之選舉諸子所謂春令  
諸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者是也在外則  
有諸侯之貢射義所謂諸侯歲貢士于天子天子  
試之于射宮其容體比于禮其節比于樂而中多者  
得與于祭其容體不比于禮其節不比于樂而中少  
者不得與于祭數與于祭而君有慶數不與于祭而  
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而削地是也夫論禮  
周選舉之法孰不知鄉舉里選之爲公論三年大比

之法孰不知德行道藝之爲重○然亦思周之選舉不  
屬他官而屬之教官者○夫豈無意歟○蓋必有以教之  
于平時○斯可以興之于異日○既有以書之于每歲○斯  
可以考之于三年○且以鄉大夫賓興之制○觀之三年  
大比○則合六鄉之民而考其德行道藝○有德行者爲  
賢○則興其賢○有道藝者爲能○則興其能○既有賢能之  
可興○則鄉老以三公之尊○鄉大夫以六鄉之貴○與夫  
六鄉之吏○以士大夫之賢○以鄉飲酒之禮○禮而賓之  
夫以六鄉之民○得與士大夫相酬酢○是以賢能之可

尊而尊其人也。賓之明日，公卿群吏乃以其書而獻之于王。王乃拜而受之，登于天府。內史掌詔王治，乃書其貳，將以詔王用之。夫以六鄉之士而可以當天子之拜，可以聯祖廟之藏，是又以賢能之可敬而敬其書也。所謂賢能者，曰德行道藝而已。六鄉之民，果何修而臻此耶？蓋自卿大夫以正月頒法教民之時，而其考察者，卽德行道藝也。當正以正歲，屬民讀法之時，而所書者，亦德行道藝也。族師所書，雖曰孝友睦姻，有學問胥所書，雖曰敬敏任恤，無非德行道藝。

中物不惟是爾。大司徒掌教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  
與之。所謂六德六行六藝者。卽此物也。以至司諫雖  
非六卿之吏。而掌糾萬民之德。而勸之朋友。正其行  
而強之道。藝巡問而觀察之。以時書其德行道藝。皆  
此物也。平日之教者。以此。則今日之典者。亦以此。平  
日之書者。以此。則今日之考者。亦以此。教之之初。已  
爲賓與之地。典之之日。尚何負于賓禮之隆哉。大哉  
成周之教。不獨六鄉爲然也。宮正之糾。宮衛必曰糾。  
其德行教之道。藝師氏保氏之教國子。必曰教以德。



行○養○以○道○藝○是○無○往○而○不○爲○德○行○道○藝○也○而○况○于○三○  
年○賓○興○之○選○乎○然○鄉○大○夫○既○以○大○比○而○賓○興○矣○又○曰○  
退○而○以○鄉○射○五○物○詢○衆○庶○者○蓋○將○以○是○而○示○人○之○激○  
昂○而○爲○賓○興○之○繼○也○鄉○大○夫○以○射○禮○而○詢○衆○庶○則○六○  
鄉○之○民○又○將○因○射○而○知○自○勉○矣○故○又○曰○比○謂○使○民○興○  
賢○是○民○自○知○其○賢○而○興○之○矣○出○而○使○之○爲○長○則○民○豈○  
有○不○服○者○哉○使○民○興○能○是○民○自○知○其○能○而○興○之○也○入○  
而○使○治○其○事○則○事○豈○有○不○理○者○哉○賢○能○之○興○皆○由○下○  
民○此○鄉○舉○里○選○之○所○以○爲○公○也○以○所○興○之○人○而○還○以○

之必能興利除害而與民相周旋以所舉之人而  
選以治之必能趨事赴功而與民相勸助故入而在  
官府治事者此人也出而在比閭爲長者此人也則  
是在官臨民者孰非德行道藝之人哉後世選舉之  
法壞人自科目始吁科目豈能壞人亦教之者有以  
壞人也鄭司農謂興賢若漢舉孝廉興能若舉茂才  
不知漢之平時所教者果孝廉茂才否夫教之以利  
祿之學則所舉者皆利祿教之以詞章之學則所舉  
者皆詞章所教在此所學在此則所舉在此科目未

足○壞○人○才○而○教○化○已○先○壞○人○心○術○矣○後○世○言○者○非○不  
知○鄉○舉○里○選○之○爲○可○復○然○平○時○無○德○行○道○藝○之○教○而  
一○且○欲○行○德○行○道○藝○之○選○豈○不○迂○哉○

兩漢貢舉

漢制舉士兼于天子者曰賢良方正察十州郡者曰孝廉茂才升于學較者曰博士弟子下至上書射策論列時政及椽吏稱職公府辟召亦得以自奮其間大則取其行次則取其學又次則舉其言又次則取其能大抵當時文網希濶搜羅俊彥蹂人主意爲之初無定額至其後諸帝因日蝕地震山崩川竭諸天地大變輒詔郡國舉士以吞缺失率以爲常而其有要在特使皆各標其目而令舉之于是又有所謂三

老孝悌力田直諫下詔特舉童子武勇及任子入貲  
從軍良家子諸目不一初高祖草創之始未遑立制  
至十一年乃詔曰蓋聞王者莫高于周文伯者莫高  
于齊桓皆得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  
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繇進今吾以天之  
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爲一家其長久世世奉宗廟  
亡絕也賢士旣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吾共安利之  
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  
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國相國鄭矣下諸

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  
爲之駕遣詣相國府著行義年有而弗言覺免年瘞  
病者勿遣此選舉之始也文帝二年以日食詔舉賢  
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十二年詔曰孝悌天下之大  
順也力田爲生之本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  
三大夫之行今萬家之縣云無廉令豈實人情是吏  
舉賢之道未備也十五年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  
良能直言極諫者上親策之傳納以言時賈山言曰  
今陛下念思祖考述追厥功圖所以昭光洪業休德

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曰將興堯舜之道三代之功矣天下之士莫有不精白以承休德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爲常侍諸史而乃與驅馳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于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于政矣夫士修之于家而壞之于天子之庭臣切愍之陛下願與衆臣宴遊與大臣方正朝廷議論以成就大業帝嘉納焉至武帝建元元年時帝初卽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數百而四方之士多上書言事自尚書者千

計其不足採者輒報罷丞相綰奏所舉士多治申商  
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俱罷奏可元光元年  
舉賢良廣川董仲舒對策以爲今吏旣亡教訓于下  
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奸爲市貧窮孤弱  
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夫長吏多出于郎中中  
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貴未必賢也臣愚  
以爲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  
貢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  
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皆盡心于求賢天下之士



可得而官使也。帝覽其策，三試皆異之，遂擢爲江都相。而下詔郡國舉孝廉各二人焉。五年，復策賢良公孫弘。先時以賢良徵爲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上意，罷。至是，菑川國復推上弘，弘辭願更選國人，固推之。弘乃至太常，上策時對策者百餘人，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策第一。召見容貌甚麗，拜爲博士。待詔金馬門。是年，又徵吏民有明當時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元朔元年，詔興廉舉孝口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必有我師。今或闔

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壅于上聞也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勸元元勵蒸庶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有司奏曰古者諸侯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乃加九錫不貢士一則黜爵再則削地三則黜爵削地畢矣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于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退此所以勸善黜惡也今詔書昭先帝聖

緒令二千石舉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風易俗也不舉  
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奏可  
五年制詔補博士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弟子一歲  
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  
爲郎中者太常籍奏焉久之有司以掌故皆以文學  
禮義爲官而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  
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比百  
石以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  
多者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

屬備員焉。又制郡國口二十萬以上，茂察一人，不滿二十萬，二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及以四科。一曰德行，高潔志節清白；二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三曰明習法令，足以決疑，能按章覆問，文中御史；四曰剛毅多畧，遭事不惑，明中決斷，才任三輔縣令。後漢光武以科目取士，太僕朱浮以國家中興而詔書策試博士，更試五人，惟取現在洛陽城者，選之。恐四方之學無所興勸，上疏請廣博士之選。帝然之。其後選舉皆特拜，不復簡試。士或矯飾謗議，漸生。章帝建元

元年詔曰夫鄉舉里選必累功勞今刺史守相不明  
真偽茂才孝廉歲以百數既非能顯而當授之政事  
甚無謂也每尋前世舉人貢士或起田畝不繫閹閹  
敷奏以言則文章可採明試以功則政有異迹文質  
彬彬朕甚嘉之其令太傅三公中二千石郡國守相  
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始復前漢四  
科辟士凡所舉先試之以職乃得充選其德行尤異  
不宜試職者疏于他狀舉非其人兼不舉者罪待言  
者多以郡國貢非功次故守職益懈而吏辜寔繁

詔朝臣議貢舉法。大鴻臚韋彪議曰：夫國以簡賢爲務，賢以孝行爲首。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于君；夫人才行少，能相兼。孟公綽優于趙魏，老不可以爲滕；薛大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人，持心近薄。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者，在其所以磨之故也。士宜以才行爲先，不可純以閎闊然。其要在乎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矣。帝深納之。蓋中興以後，復增敦朴有道仁賢能直言獨行高節質直清白敦厚之屬，榮路旣廣，缺望難裁，自是竊名僞服，浸以流競。

權門貴仕請謁繁興至順帝陽嘉元年左雄奏改察  
舉之制疏曰郡國孝廉古之貢士出則宰民宣協風  
教若其而墻則無所施用孔子曰四十不惑禮稱強  
仕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先詣公府  
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牋奏副之端門練其虛實以觀  
異能以美風俗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法若有茂才  
異行自可不拘年齒帝從之胡廣郭處史敞書上駁  
之曰凡選舉用才無拘定制六苛之策不出經學鄭  
阿之政非必章奏甘竒顯用年垂疆仕終賈揚聲亦

在弱冠前世以來貢舉之制莫或曰革今以一臣之  
言刻戾舊章便利未明衆心不厭矯枉變常政之所  
重而不訪台司不謀鄉士若事下之後議者劾異異  
之則朝失其便同之則王言已行臣愚以爲可宣下  
百官參其同異然後覽擇勝否詳采厥衷帝不從辛  
卯初令郡國舉孝廉限年四十以上諸生通章句文  
吏能賤奏乃得應選其有異才異行若顏淵子奇不  
拘年齒明年有廣陵孝廉徐淑年未及舉臺郎疑而  
詰之對曰詔書有顏淵子奇不拘年齒是故本郡以



臣克選郎不能屈雄詰之昔顏淵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淑無以對乃遣還郡于是濟陰太守胡廣等十餘人皆坐謬舉免唯汝南陳蕃潁川李膺下邳陳球等三十餘人得拜郎中自是牧守畏慄莫敢輕舉雄在尚書迄于永嘉十餘年間察選清平多得其人雄又奏徵海內名儒爲博士使公卿子弟爲諸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祿及汝南謝康河南趙建年始十二各能通經雄並奏升童子郎自是負書來學雲集京師二年張衡言自初舉孝廉迄今二百歲矣皆先孝

行有餘力始學文法辛卯詔書以能章句秦案爲  
限雖有至孝猶不應科此棄本而取末曾子長于孝  
然實魯鈍文學不若游夏政事不若冉季今欲使一  
人兼之苟外有可觀內必有缺則違舉選孝廉之志  
矣漢安元年尚書令黃瓊以前左雄所上孝廉之選  
專用儒學文吏于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奏增孝悌  
及能從者爲四科事竟施行又左雄前議舉吏先試  
之于公府又覆之于端門後尚書張盛奏除此科瓊  
復上言覆試之作將以澄洗清濁覆實虛濫不宜改

華帝乃止桓帝建和初詔諸學生年十六以上比郡國明經試次第上名高第十五人上第十六人爲中郎中第十七人爲太子舍人下第十七人爲王家郎至永壽二年詔復課試諸生補郎舍人其後復制學生滿二歲試道二經者補文學掌故已爲掌故能通三經者擢爲太子舍人已爲舍人能通四經者擢爲郎中已爲郎中能通五經者擢補吏隨才而用其不得第者後復隨輩試擢用焉至靈帝時紀綱廢紊選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更相告訐頗行賄賂改蘭

臺漆書之經以合其私文帝乃詔諸儒讐定五經而  
鐫石以刊其文使蔡邕等書爲古文篆隸三體立于  
太學門謂之石經繇是爭者乃息凡學士不得有金  
痲痼疾督郵書其版舉主保之然後得領試大抵漢  
之取士隨時設目蓋非一科其行之最久而得人爲  
多者在學校則有明經在郡國則有孝廉賢良茂才  
而已孝廉賢良始于文帝茂才明經始于武帝四者  
之科終漢世不變而公卿大夫多繇此途出然愚以  
爲碩人宏博之才要非科目所能得限人以科目之

選則其所得豈復有異能之士哉。蓋明經止于一藝。以射策爲甲乙。非有深探聖人之旨。賢良止于對策。以迂緩而不切。非有直言極諫之實。是以業明經者。惟志于青紫之得。對賢良者。或雜以申韓之言。陳湯舉茂才。而有不奔父喪之罪。徐淑舉孝廉。而不述同年之責。以科目取人。而得人。若是。其有卓然不群之才。出其中者。特幸耳。雖然。漢猶不專倚于科目也。鄉里有推舉之事。而州郡有辟舉之召。故事之修于鄉者。雖不繇科目以進。而辟書踵門。選拔州縣等而上。

之與科目之士同于擢用此後世之所未講也

通考曰漢時詔郡國薦舉人才賢良方正與孝廉二科並行然賢良一科文帝與武帝時每對輒百餘人又徵詣公車上書自銜襁者以千數而孝廉之選文帝之詔以爲萬家之縣亡應令者武帝之詔以爲閭郡不薦一人蓋賢良則稍有文墨才學者可以充選而孝廉則非有實行可見者不容謬舉故也孝廉之舉始自西都當是各爲一科故蕭望之薛宣黃霸張敞等皆以

察廉補長丞。獨王吉京房師丹孟喜皆舉孝廉。爲郎。劉輔舉孝廉爲襄贛令。至東都則合爲一科矣。西都止從郡國奏舉。未有試文之事。至東都則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牋。奏無異于後世科舉之法矣。西都末始限年。至東都則年四十以上始得察舉矣。黃瓊言左雄奏上孝廉之選。專用儒學。文吏干取士之選。猶有所遺。乃奏增孝梯及能從政事者爲四科。則知當時雖以孝廉名科。而未嘗責其孝行。廉隅之實。是亦失設科。

之本意雖然漢臣諸科雖以賢良方正爲至重  
而得人之盛則莫如孝廉斯亦後世之所不能  
及矣以孝廉或孝悌名科蓋取其平日之素履  
固難于一閱試之頃而知之也然自東漢以來  
孝廉遂爲取士科目之通稱不復有循名責實  
之舉不過試以文累小技而命之官至倥傯之  
際則并不試文而悉官之矣隋唐而後始有進  
士明經等科遂無復有舉孝廉之事蓋隋唐而  
後之進士明經卽東漢以來之孝廉皆借其名



以爲士子進取之途耳。然上之人慕孝廉之美，名故時有察舉之詔。而貞觀之孝廉，至不能答。曾參所說之孝經，開寶之孝悌，至不能言所習之業。淺陋可笑如此。蓋自以文藝取人士之精，華果銳者皆盡瘁于記問詞章聲奇帖括之中。其不能以進士明經自進者，皆樵朴無文之人。遂欲別求進身之塗，輟故資綠州郡以應詔舉。詳史所載二帝所以詢訪之者，固非僻經奧傳，傲以所不知也。而已不能答，則其無所觀負可。

知景祐間李淑言所謂茂才者出類之雋而士  
之不利鄉舉者應焉非求才之本意也意貞觀  
開寶所解孝悌力田文武才幹皆不能應鄉舉  
之輩耳

考索曰人之實行能掩于人之所不知而不能  
逃乎鄉黨之公議故古之論秀必本于鄉而漢  
之取士猶有鄉舉里選之遺意武帝求賢良國  
人共推公孫弘以充賦萬石君家以孝謹聞郡  
國特以其子爲郎中令一推倪寬則日知之久

矣一言蕭望之則曰此東海蕭生耶二薦龔勝

則曰固已聞其名其令聞美譽固已素著于鄉

而達于朝廷之上蓋如是其不可掩也至于鄙

食其家貧落薄縣中謂之狂生韓信家貧無行

不得推擇爲吏陳湯丐貸無節不爲鄉里所稱

公議之在鄉里昭昭乎不可泯沒安有掩其所

不知而用之欺君哉是故能自持于鄉者然後

州縣拔爲幹佐曹吏能自立于州縣者然後五

府辟爲曹掾能自效爲五府者然後爲朝廷所

選川其初皆本于鄉里公譽也是以高祖之初郡縣各置三老相率爲善而又設爲孝廉之科以取士其始有意于鄉舉里選之舊乎故西漢舉賢良文學則令其對策而孝廉則無對策之事蓋所謂賢良文學者取其忠言嘉謨足以佐國崇論弘議足以康時故非試之以對策則無以盡其才若孝廉則取其履行而家貧其議論也今亦從而有所試焉則所謂孝廉者若何而著之于篇乎又况左雄所言諸生試家法文吏課

牋奏則又文之靡者去賢良所對尚復遠甚而  
何言孝廉乎。雄又言郡國孝廉古之貢士出則  
寧民宣協風教。若其面牆則無所施用。愚以爲  
真孝實廉之人豈有不學面牆之理。而以家法  
牋奏應選者又豈可貴以學古入官之事也。然  
史言雄立此法之後。自是牧守畏慄莫敢輕舉。  
則知當時孝廉一科濫吹特甚。十文墨小技尚  
未能精通。固安問其實行也。科以孝廉名而猶  
如此。則其他可知。王荆公詩言文章始隋唐。進

取歸一律。安知鴻都事。竟用程人。物嗚呼其來  
久矣。非始于隋唐也。

三ノシシ

卷十八

魏晉南北朝貢舉

魏文時三方鼎立。士流播遷。四人錯雜。詳覈無所。延康元年。吏部尚書陳群乃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選擇。州郡之賢有識鑒者爲之。區別人物。第其高下。定爲九等。其有言行修著。則升進之。或以五升四。以六升五。倘或道義虧缺。則降下之。或自五退六。自六退七。又制郡口十萬以上。歲察孝廉一人。其有秀異。不拘戶口。時三府議舉孝廉。本以德行不復限。以試經司徒華歆以爲喪亂以來。六籍墮



廢當務有立以崇王道大制大法者所以經盛衰今  
舉孝廉不以經試恐學業從此而廢若有秀異可特  
徵用患于無其人何患不能哉帝從其言黃初三年  
詔曰今之計考古之貢士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若  
限之以年然後取士是呂尚周晉不顯之于前世也  
其令郡國所選者勿拘老幼大抵儒通經術吏達文  
法到皆試用有司糾故不以實者晉武帝泰始四年  
詔公卿及郡國守相舉賢良方正直言之士肇虞舉  
賢良與夏侯湛等十七人策爲下第拜中郎武帝詔

曰省諸賢良答策雖所言殊途皆明于王義有益政道欲并覽其對究觀賢士大夫用心因詔諸賢良會東堂策問虞對畢擢爲太子舍人阮种與郤洗王康對賢良俱擢上第即除尚書郎然毀譽之徒或言對者因緣假託帝乃更延群士庭以問之种策奏帝親覽焉又擢爲第一轉中書郎大抵當時沿魏九品之制州郡皆置中正品第人物士人浸以門資闕閤爲序所引用者槩可知也東晉元帝制揚州歲舉二人諸州各一人時以天下喪亂務存慰勉遠方孝秀不

復策試到卽除著既經畧粗定尚書陳頴以爲昔江  
外初平中州荒亂故貢舉不試宜漸循舊搜揚隱逸  
試以經策于是帝申明舊制皆令試經有不中科者  
刺史太守免官太興三年秀孝多不敢行其有到者  
並託疾帝欲除畧孝廉而秀才如前制尚書郎孔坦  
奏諫曰古者且耕且學三年而通一經以平康之世  
猶假漸漬以日月自喪亂以來十有餘年干戈載陽  
組豆禮戢家廢講誦國缺席序卒爾責試竊以爲疑  
揚州諸郡接近京都懼累及君父多不敢行其遠州

邊郡掩証朝廷莫于不試冒昧來赴既到審試遂不  
敢會臣思以不會與不行其爲劇也同若嘗偏加除  
署是爲肅法奉憲者失分僥倖役射者得官颯風傷  
化懼于是始宜令去年察舉一皆策試如不能試遣  
歸不署又策問經義實難闡通宜以共不會爲夏厥  
制崇修學較帝嘉納焉聽孝廉申至七年而秀才如  
故宋制凡州舉秀才郡舉孝廉至皆策試天子或親  
臨之凡舉得失各有賞罰失者其人加禁錮年月多  
少隨郡議制及孝武卽位參軍周朗上疏曰今爲政

者宜以一十五家選一長百家置一師男子十三至  
十七皆令學經十七至二十皆令習武習經者五年  
有成而言之司徒習武者三年能藝亦升之司馬若  
七年而經不明五年而勇不達便更觀其言行考其  
事業必不足取者雖公卿子弟長歸農畝終身不得  
爲吏疏奏不行齊因習宋代限年之制然而鄉舉里  
選不覈才德其所進取以官婿胄籍爲先其時士人  
皆厚結姻援奔馳造請浸以成俗尚書令史駱宰議  
策秀才格五問並得爲上四三爲中二爲下一不合

下第謝超宗議以爲片詞折獄十言挫衆臯史褒貶  
孔論典言皆無事繁文而後秉裁夫表事之要折理  
之會豈必委牘方切理道非忠對而盡問忠以常文  
弗奇必使一通峻正寧劣五通而常與其俱奇一亦  
宜採詔從宰議梁初無中正時沈約上疏曰項自漢  
代本無士庶之別學優而仕始自鄉邑本于小吏幹  
佐方至文學功曹積以歲月乃得察舉人才秀異始  
爲公府所辟遷爲牧守人作台司漢之得人于斯爲  
盛今之士人並聚京邑其有守土不遷非直恩賤且

今士人繁多，畧以萬計，常患官少，才多無地以處。秀才自別，是一種任官，非若漢代取人之例也。假使秀才對五問，可稱孝廉，答一策能過，此乃雕蟲小道，非關治理得失。以此求才，徒虛語耳。鴻臚卿裴子野又言曰：天下無生而貴者，是故道義可尊，無擇負販苟非其人，何取代族。自晉季年，專稱閹閹，自是三公之子，傲九棘之家，黃散之孫，茂令長之室，轉令互爭，銖兩所論，必門戶所議，莫賢能苟且之俗，成傲慢之風。作非所以教弘，退讓勵德興化之道也。于是七年州

置州正郡置郡崇鄉置鄉豪各一人專與搜薦無復膏梁寒素之隔普通七年詔凡州歲貢二人大郡一人敬帝太平二年復令諸州各置中正仍舊放選舉皆須中正押上然後量授陳依梁制限年入仕惟經學生策試得第及孝莊帝初詔求德行文藝政事強直者縣令郡守刺史皆敘其志業具以表聞三人以上縣令太守刺史賞一階舉非其人者黜一階後魏州郡皆有中正掌選舉其秀才對策第居中上表敘之文帝時韓顯宗疏曰今之州郡貢察徒有秀孝之



名而朝廷但簡其門望如此則可令別貢門望以敘  
士人何假冒秀孝之名也夫門望者乃其父祖之遺  
烈亦何益于皇家益于時者賢才而已苟有其才雖  
屠釣奴虜聖王不耻以爲臣苟非其才雖三后之胤  
墜于皂隸矣或云世無奇才不若門望此亦失矣豈  
可以世無周召便廢宰相而不置哉但較其寸長銖  
重卽先敘之則賢才無遺矣後嘗詔百官曰近代以  
來高卑出身恒有常分朕意所爲可復以爲不可宜  
數量之李冲曰未審上古以來置官列位爲膏粱巨

地爲欲益政。贊時帝曰。俱欲爲人。冲曰。若欲爲人。今日何爲。專崇門品。不有拔才之詔。帝曰。苟有殊人之技。不患不知。然君子之門。要自德行純篤。是以用之。冲曰。傅巖呂望。豈可以門見舉。帝曰。曠代有一兩耳。祕書令李彪曰。錄之三卿。孰若四科。帝曰。若有高明。卓爾才具。鶴出者。朕亦不拘。此例則當時所選可類知矣。北齊選舉。多沿後魏之制。凡州縣皆置中正。其課試之法。中書策秀才。集書策貢士。考功郎中策廉良。天子常服乘輿出座于朝堂中楹。秀孝各以班草。

對字有脫誤者呼起立席後書有濫劣者飲墨水一  
升文理孟浪者奪席脫容刀周武帝既平齊廣收遺  
佚乃詔山東諸州舉明經幹理者上縣六人中縣五  
人下縣四人至宣帝大成中詔州舉高才博學者爲  
秀才郡舉明經修行者爲孝廉歲一人先是魏晉而  
降選士頗以詩賦梁僕射沈約著論曰古者四始六  
義總而爲詩既行四方之風且彰君子之志勸善懲  
惡王化基焉故足貴也後作者隨聲逐響競用華葉  
棄其指歸今自閭里童昏貴游總角以博侯爲

辭章句爲專魯罔不擯落六藝波流同尚無被于管  
弦非止乎禮義深心盡于卉木遠致極于風雲隱而  
不深巧而非要使季子聆音必且悼其燕國鯉也趨  
室必不敦其未學而欲依以選士不亦難乎至隋文  
帝時治書侍御史李錡亦謂州縣選舉不遵典則雖  
有宗黨稱孝鄉曲歸仁學必典謨交不苟合猶且擯  
落不加收齒其學不稽古逐俗隨時作輕薄之篇章  
結朋黨以傲誕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  
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惟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

相高朝廷從茲擢士祿利之路既開愛尚之情愈篤  
此繇縣令刺史不聞風教挾私踵弊而然也請諸司  
禁勅至隋煬好文詞實始置進士科專以詩賦取士  
不復闕行能而貢舉之弊極矣

通考曰古之用人德行爲首才能次之虞朝載  
案亦有九德周家賓興考其德行于才不屑也  
而漢以來刺史守相得以專辟召之權魏晉而  
下九品中正得以司人物之柄皆考之以里閭  
之毀譽而試之以曹掾之職業然後俾之入侍

王官以階清顯蓋其爲法雖有愧于古人德行  
之舉而猶可以得才能之士至于隋而州郡僚  
屬皆命于銓曹縉紳發軔悉繇于科目自以銓  
曹署官而所按者資格而已于是勘籍小吏得  
以司升沉之權自以科目取士而所試者詞章  
而已于是操觚末技得以階榮進之路夫其始  
進也試之以操觚末技而專主于詞章其旣任  
也付之以勘籍小吏而專收其資格于是選賢  
與能之意無復有存者然此二法者歷數百年

而不可以復更一或更之則蕩無法度而僥濫

者愈不可澄汰亦獨何哉又古人之取士蓋將

以官之三代之時法制雖簡而考核本明毀譽

既公而賢愚自別徃徃當時士之被舉者未有

不人官初非有二途也降及後世巧僞日甚而

法令益滋多遂以科目爲取士之途銓選爲舉

官之途二者各自爲防閑簡梏之法至唐則以

試士屬之禮部試吏屬之吏部于是科目之法

銓選之法日新月異不相爲謀蓋有舉于禮部

而不得官者有不舉于禮部而得官者而士之  
所以進身之途轍亦復不一不可比而同之也





唐代貢舉

唐制取士之科多因隋舊然其大要有三○繇○學○館○者○  
曰○生○徒○繇○州○縣○者○曰○鄉○貢○皆○升○于○有○可○而○進○退○之○其○  
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經○有○俊○士○有○進○士○而○又○有○明○法○  
明○字○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開○元○禮○有○道○舉○有○童○子○  
舉○而○明○經○之○別○有○五○經○有○三○經○有○二○經○有○一○經○有○三○  
禮○有○三○傳○有○吏○科○此○歲○之○常○選○也○其○天○子○自○詔○曰○制○  
舉○所○以○待○非○常○之○材○者○焉○凡○學○有○六○曰○國○子○曰○太○學○  
曰○四○門○學○曰○律○學○書○算○學○而○其○外○之○州○縣○則○又○自○有○

學凡館有二曰弘文曰崇文而崇文館每歲仲冬令  
州縣館監舉諸生之成者送之尚書省此之謂縣學  
館之生徒也不縣學館者皆懷牒而自列于州縣州  
縣試已則會之以鄉飲酒之禮歌鹿鳴之詩送于考  
功而覆試之此之謂州縣之鄉貢也所謂制舉者蓋  
有司常選之外天子又自詔四方德行才能文學之  
士或高蹈幽隱與其不能自達者下至軍謀將畧翹  
闕拔山絕藝奇技莫不兼取其爲名目隨其人主一  
時所欲而列爲定科如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博通墳

與達于教化軍謀弘遠堪任將率詳明政術可以理  
人之類其名最著其所以待之之禮甚優而宏才偉  
論非常之人亦時出于其間此之謂天子自詔之科  
舉也三者大畧如此而士之進取之方與上之好惡  
所以育才養士招來獎進之意有司選士之法因時  
損益又各不同焉初太宗時冀州進士張昌齡王公  
謹有時名考功員外王師且不署以第太宗問其故  
對曰二人皆文采浮華擢之恐誘後生而獎風俗其  
後二人率不能有所立高宗永徽二年停秀才科上

元二年加試貢士老子策國子監置大成二十人取  
已及第而聰明者爲之永隆二年考功郎劉思立建  
言明經多抄義條進士雜誦舊策皆無實才而有司  
以人數充第乃詔明經試帖粗十得六以上進士試  
雜文二篇通文律者然後試策武后之亂改易舊制  
頗多天授三年右補闕薛謙光以其時雖有學較之  
設禁防之制而風俗流弊皆背本趨末矯飾行迹以  
請託奔馳爲務上言古之取士先觀名行之源考其  
鄉邑之譽崇禮讓以勵已明節義以標信以敦朴爲

知○以○雕○虫○爲○後○利○故○人○崇○勸○讓○之○風○士○去○輕○浮○之○  
行○計○貢○之○賢○愚○卽○州○將○之○榮○辱○穢○行○之○彰○露○亦○鄉○人○  
之○厚○顏○是○以○名○勝○于○利○則○小○人○之○道○消○利○勝○于○名○則○  
貪○暴○之○風○扇○昔○真○缺○以○禮○讓○升○朝○則○晉○人○知○禮○文○翁○  
以○儒○雅○獎○俗○則○蜀○士○多○儒○燕○昭○好○馬○則○駿○馬○來○廷○葉○  
公○好○龍○則○真○龍○入○室○繇○此○言○之○未○有○上○之○所○好○而○下○  
不○甚○者○也○今○之○舉○人○有○乖○事○實○鄉○議○決○小○人○之○筆○行○  
修○無○長○者○之○論○策○第○喧○兢○于○州○府○所○恩○不○勝○于○拜○伏○  
或○明○制○適○下○試○令○搜○揚○則○驅○馳○府○寺○請○謁○權○貴○陳○詩○

奏記希咳唾之澤摩頂至足冀提携之恩故俗號舉人爲覓舉是以耿介之士羞自拔而致辭循常之人捨其疎而附近故選司補署諠囂于禮闈州郡賓王爭訟于階閣謗議紛紜浸成風俗且人徇己之心切則奉公之理乖貪仕之性彰則廉潔之風薄治化之替靡不踈茲今奉舉人徇于鄉閭歸千里正而已祗如才應經邦唯令試策武能制敵只驗彎弧若其文擅清奇便克甲第藻思徵減卽使罷歸以此收人恐乖事實何者樂廣假筆于安仁靈運詞高于穆之平

津○文○劣○于○長○卿○子○建○筆○麗○于○荀○或○若○以○射○策○爲○最○則○  
濫○謝○曹○馬○必○居○荀○樂○之○右○若○使○協○贊○機○猷○則○安○仁○靈○  
運○亦○無○裨○益○之○功○豈○此○言○之○固○不○可○一○槩○取○也○其○於○  
武○藝○亦○然○故○謀○將○不○長○于○弓○馬○良○相○寧○資○于○射○策○伏○  
願○降○明○制○頒○峻○科○文○則○試○以○理○官○武○則○令○其○守○禦○始○  
既○察○言○觀○行○終○又○循○名○責○實○則○僥○倖○濫○吹○之○伍○自○然○  
無○所○藏○其○妄○僞○又○按○漢○法○所○舉○之○主○終○身○保○任○楊○雄○  
之○坐○田○儀○責○其○冒○薦○成○子○之○居○魏○相○酬○于○得○賢○賞○罰○  
之○令○行○則○請○謁○之○心○絕○辭○遜○之○義○著○則○貪○兢○之○路○塞○



矣○仍請寬立年限○容其採訪簡汰○堪用者令其試守○  
以觀能否○參其行事○以別是非○稱職者受薦賢之賞○  
濫舉者抵欺罔之罪○自然舉得才實而君子之道長○  
矣○玄宗開元五年○始令鄉貢明經進士見訖詣國子○  
監謁先師○學官開講問義○有司爲具資五品以上及○  
朝集使咸往闕禮焉○及註老子道德經成○詔天下家○  
藏其書○貢舉人減尚書論語策而加試老子○自開元○  
以後○四海晏清○士無賢不肖○耻不以文章達其應詔○  
而舉者多則二千人○少猶不減千人○禮部閱試之

嚴設兵衛。薦棘圍之。搜索衣服。譏訶出入。以防僞  
濫。及得第者。大抵百纔一二。十七年。祭酒楊瑒言有  
司帖試明經。不質大義。乃取年頭月尾。孤經絕句。且  
今習春秋者。三家儀禮者。纔十二。諸家就廢。無日請  
帖平文。以存其學。其通者。稍加優宦。獎孤學。從之。因  
詔以三家傳儀禮出身者。不任散官。遂著令。生徒爲  
爲。賜立頌大學門。又言古者。卿大夫子弟。及諸侯。歲  
貢小學之異者。入太學。漸漬禮樂。知朝廷君臣之序。  
班以品類。分以師長。三德四教。學成然後爵之。唐典

二監舉者千萬數通選者十之二考功覆較以第謂  
經明行修故無多少之限今考功限天下明經進士  
歲百人二監之得無幾然則學徒廢官廩而博士濫  
天祿者也且以流外及諸色仕者歲二千過明經進  
士十倍胥吏浮虛之徒耗先王禮義非得與服勤道  
義者挈短長紀輕重也國家啓庠序廣化導將有以  
用而勸進之有司乃爲限約以黜退欲望俊又在朝  
廷難矣若以出身者多應須諸色都減豈在獨抑明  
經進士也上然之是年洋州刺史趙匡亦上議曰今

之進士時共貴之。而主司褒貶實在詩賦。務求巧麗。以此爲賢。不惟無益于用。實亦妨其習學。不惟撓其淳和。又長其佻思。自非識度超然。特成孤秀。其餘所習。悉昧本源。欲以啓導性靈。獎成後進。蓋亦難矣。故士林鮮體國之論。其弊一也。人之心知。蓋有涯分。而九流七畧。書籍無窮。主司微問。不立程限。故修習之時。但務抄畧。比及就試。偶中是期。故當代寡人學之師。其弊二也。疏以釋經。蓋筌蹄耳。明經誦讀。勤苦已甚。其口問義。又誦疏文。徒竭其精華。習不悉之業。而

當○代○禮○法○無○不○面○墻○及○臨○民○決○事○取○辨○胥○吏○之○口○而○  
已○故○當○官○少○稱○職○之○吏○其○弊○三○也○雜○色○之○流○廣○通○其○  
途○此○一○彼○十○此○百○彼○千○揆○其○秩○序○無○所○差○降○待○不○才○  
者○何○厚○處○修○業○者○何○薄○崇○末○抑○本○其○弊○四○也○收○人○既○  
少○則○爭○第○惡○切○交○馳○公○卿○以○求○汲○引○毀○譽○同○類○用○以○  
爭○先○使○業○因○儒○雅○行○成○險○薄○虧○損○國○風○其○弊○五○也○且○  
又○選○期○頗○仍○事○業○不○得○修○習○技○能○以○之○淺○薄○非○惟○防○  
闕○生○業○蓋○亦○墜○其○舊○產○未○及○數○舉○家○計○索○然○然○比○及○  
選○司○又○並○格○以○年○數○合○者○判○雖○下○劣○見○收○否○者○纔○有○

得取卽棄故無能之士祿以例臻才俊之流坐成白  
首數者之弊不可勝舉因此滄濫其事百端故俗云  
入試非正身十有三四赴官非正身十有二三此又  
弊之尤者今雖未能頓除宜稍變易以息弊源二十  
四年考功郎李昂爲舉人詆訶帝以員外郎望輕遂  
移貢舉于禮部以侍郎王之禮部選士自此始二十  
九年始置崇玄學習老莊文列亦曰道舉天<sub>曆</sub>九載  
置廣文館于國學舉人舊重兩監後世祿者以京兆  
同華爲禁而不入學十二載乃赦天下罷鄉貢舉人

不繇國子及郡縣學者勿舉送肅宗寶應二年禮部  
楊綰疏曰國之選士必籍賢良蓋取孝友純備言行  
敦實故能率已從政化人鎮俗自淑世澆詐茲道寢  
微爭尚文辭互相矜衒馬卿浮薄竟不周于任用趙  
壹虛誕終取擯于鄉閭古人比文章于鄭衛蓋有繇  
也近煬帝始置進士之科當時猶試策而已至高祖  
朝劉思立又奏進士加文明經加帖從此積弊寢轉  
成俗幼能就學皆誦當代之詩長而博文不越諸家  
之藝遞相黨與用致虛聲六經則未常開卷三史則

皆同挂壁。况復徵以孔門之道。責其君子之儒者哉。  
祖習既深。奔競爲務。矜藝者曾無愧色。勇進者但欲  
涉人以毀譏爲常談。以向背爲已任。投刺干謁。驅馳  
于要津。露才揚已。喧騰於當代。古之賢良方正。豈有  
如此者乎。望請依古制。縣令察孝廉。審知其在鄉閭。  
有孝友信義廉耻之行。加以經業才堪策試者。以孝  
廉爲名。薦之于州。州以禮送之于省。不得令與人轍  
自陳牒。必詳加策試。凡明經進士并道舉。並停如有  
行業不著所繇。妄相推薦。請量加貶黜。所冀數年之



間人倫丕變。既歸實學。當識大猷。居家者自修德業。從政者皆知廉耻。浮競自止。敦龐自勸。教人之本。實在茲焉。詔付外議。李栖筠。賈至等議曰。今試學者。以帖字爲精通。而不窮肯義。豈能知遷怒貳過之道。考文者。以聲病爲是非。而務擇浮艷。豈能知移風易俗之事。是使干祿之徒。趨馳末術。所以食垂餌者。皆小魚。就科目者。皆小藝。致使祿山一呼。而四海震蕩。思明再亂。而十年不復。向使禮讓之道。弘仁義之風。著則忠臣孝子。比屋可封。人心不得而悻也。觀三代之

選士任賢。皆考實行。故能風俗淳一。運祚長遠。秦抗  
儒士。二代而亡。漢興。維三代之政。弘四科之舉。西京  
始振經術之學。東都終持名節之行。至有近戚竊位。  
強臣擅權。弱主孤立。毋后專政。而社稷不隕。終彼四  
百。豈非學行扇化于鄉里哉。厥後文章道弊。尚于浮  
侈。取士術異。苟濟一時。自魏至隋。僅四百載。子孫速  
顛。享國咸促。今國家覆燾。亭育合德。天地安有捨皇  
王舉士之道。躐亂代取人之術。楊瑄所奏。實爲正論。  
然後依古制。鄉舉里選。請兼廣學校。以弘訓誘。增其

員數厚其祿秩選通儒碩生間居其職十道大郡置  
大學館令博士出外兼領郡官以教生徒保桑梓者  
鄉里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朝而行之夕見其利  
議上大臣以爲舉人循習難于速變請自來歲始帝  
以問翰林學士對曰舉進士久矣廢之恐失其業乃  
詔明經進士與孝廉並行而時有劉曉者亦上疏曰  
禮部取士專用文章爲甲乙故天下之士皆捨德行  
而趨文藝有朝登甲科而夕陷刑辟者雖日誦萬言  
何關理體文成七步未足化人取士宜以德行爲先

文藝爲末則多士雷奔四方風動矣弗聽代宗廣德  
時兵興學較涇廢賈至爲侍郎建言歲方黷歎舉人  
赴省者兩都試之兩都試人自此始貞元二年詔習  
開元禮者舉同一經例明經習律以代爾雅是特弘  
文崇文生未補者務取員闕以補速于登第而用廢  
乖實至有假市門資變易昭穆及假人試藝者六年  
詔宜據式考試假代者論如法初禮部侍郎親故移  
試考功謂之別頭試十六年高郢奏罷議者是之元  
和後侍郎庾承宣奏復行焉時進士舒元輿見有司

鈎校苛切。既試尚書。雖冰炭脂炬。食具皆人自將。吏一唱名。乃得入列棘園。席坐廡下。因上書言進士一門得人。固不輕矣。有司坐舉于寒廡冷地。是比之僕隸。非所以見微賢之意也。施棘園以蔽遮。是疑之賊奸徒黨。非所以示忠直之節也。試甲賦律詩。是待之以雕蟲微藝。非所以觀人文化成之道也。恐賢人君子遠去。不屑污辱。爲國家用。又于格中。程人數多。不過三十少不滿二十。此又非天子納士之心也。何則。今日月出沒。皆爲內地。其間異氣所鍾。英豪多及。

不少矣。若明詔必以禮舉之。忽一歲之內有百數。元凱楊馬之才德者來之。別有司必曰吾格取二十。而黜八十。是爲求賢耶。遺賢耶。若有司以僕隸待之。忽一歲之內負才德來者無十數。輩則有司必曰吾拔二十。是謬收其半。徒足滿人數。是爲取材耶。取合格耶。其不可先定人數亦明矣。宜明修格文。使人貢者皆茂行實。不拘人數。否者法與之隨。來者俾有司加嚴禮待之。舉六義試之。廊廡特設。茵榻陳脂燭。進脯饌。人人知天子重賢獎士之道。勝氣塗漫如此。士

之立身無不繇正以成之者爲士身正公卿正公卿  
正未有天下不治者初開元中禮部考試畢送中書  
門下詳覆其後中廢元和時侍郎錢徽所舉送覆試  
多不中選繇是貶官而舉人雜文復送中書門下長  
慶三年侍郎王起言故事禮部已放榜而中書門下  
始詳覆今請先詳覆而後放榜議者以起雖避嫌然  
失貢職矣諫議大夫敷侑言三史爲書勸善懲惡亞  
于六經比來史學都廢至有身處班列而朝廷舊章  
莫能如者于是立史科及三傳科焉先是進士試詩

賦及時務策五道、明經策三道、建中二年趙贊知貢  
舉、乃以箴論表贊代詩賦、而皆試策三道、太和八年  
禮部復罷進士、議論而賦詩賦、文宗從內出題、以試  
進士、謂侍臣曰、吾患文格浮薄、昨自出題、所試差勝、  
乃詔禮部歲取登第者三十人、苟無其人、不必充數、  
是時文宗好學、嗜古、鄭覃以經術位宰相、深嫉進士  
浮薄、屢請罷之、文宗曰、敦厚浮薄、色色有之、進士科  
取人二百年矣、不可遽廢、因得不罷、武宗卽位、宰相  
李德裕尤惡進士、不相藝實、朝廷顯官、須公卿子弟、



爲之何者少習其業目熟朝廷事體臺閣之儀不教自成寒士雖有出人之才固亦未能閑習也蓋持論偏激如此然議卒不行合而論之秀才之試方畧進士之試時務所以策其才也明經之帖文章童子之誦文與夫書學之口試墨義所以驗其記也經史三傳諸科又各問其大義或百條或五十條所以審其識也然周禮儀禮在所習也而有所謂開元禮者果何爲乎進士之科試以策矣自高宗從劉思立之言始於策之外復加以雜文初時試以詩賦矣至德宗時

用趙贊之言罷詩賦而易之以箴論表贊是果合于古乎至於所取之人則互有得失不可一槩拘者如狄仁傑徐有功以明經舉而祝欽田明元稹亦擢明經杜牧白居易楊綰顏真卿韋貫之裴均以進士舉而李宗閔牛僧孺亦舉進士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則有裴度韓休劉蕡之徒然賈餗皇甫鐸則亦以是進博學宏詞則有陸贄杜黃裳之徒然王涯劉禹錫則亦以是進武舉武后時始而志云選法不足道然以武舉異等中第如郭子儀遂能成再造之功任子之

選爲輕然李德裕以元和宰相之後彌襲武宗之治  
大抵自隋煬帝以來風俗浮靡始有進士之科而試  
以律賦唐室因之孝廉秀才之科雖在而惟明經進  
十二科最盛而孝廉衰矣竇應中雖以楊綰之議詔  
明經進士與孝廉兼行而終不足以勝二科也又其  
後也文華之士日盛進士益重而明經又稍衰矣是  
以鄭覃嫉之于前李德裕思革于後而議卒就寢則  
歐陽公所謂方其取以詞章類若浮文而少實及其  
臨事設施奮其事業隱然爲國名臣者不可勝數遂

使時君篤意以謂莫此之尚。及其後世俗益媮薄。上下交疑。因以謂按其聲病。可以爲有司之責。舍是則汗漫無所守。遂不能復易。乃知三代鄉里德行之舉。非至治莫能行也。雖然。士風所在。唯上之人何如耳。轉移變更。豈無其道。張昌齡王公謹有時名。而王師且惡其浮華。不書以第。盧照鄰賂賔。王文章爲時冠。而裴行儉。謂其浮躁。抑之使不進。豈不足以勵方來。而移風俗哉。何必今日更一令。明日易一法耶。

考索曰。當唐之時。言其選舉之弊。一日不求德。

行而第考文章之末藝以爲非古然不考其所  
以變之之繇則亦不足以爲義也古者天子自  
治者王畿千里之外卽爲封建其王城二百里  
之外又責之都鄙之長則天子所治者六鄉六  
遂二百里之間耳當此之時四民皆世其業無  
越乎分守其比閭之民修其德行而書之卿大  
夫者又非有後世驟貴峻拔之勢固亦無所覘  
覩而其心術純一毀譽自不相冒鄉遂之官下  
視所隸伍伍相聯朝夕相習可以指數而心

又不難乎考察。下漢而郡國雜置。然其條佐皆自辟除。常歲所貢率二萬口。貢一人。不過一二百人而止。以天子之朝。公卿之重。一歲之久。按郡國所推薦。一、二、百人之賢否。進退。雖在數千里之外。亦無難者。自漢武稍稍裁抑。侯國秩二千石。不許擅授。魏晉而降。權益內移。故有敕用州簿。郡功曹者。至於隋制。則一命以上之官。皆繇朝授。繇是朝授。歲選動以萬計。而後世爵祿益貴。奔競成習。欲以無形之德行。不可憑之毀。

舉人人察之而冀其所得豈不難哉魏之中正  
易常不以德行爲本而流弊之甚後代苦之要  
知封建不立世祿不行郡縣之權悉歸朝廷而  
欲徇古貢士之常制不可得已故科目肇於漢  
興於隋著於唐而備於宋此誠擢賢之路也誠  
使之以貢舉格之以法律而分置之朝廷與州  
縣嚴爲考績之法而徐攷其後豈不合於唐虞  
所謂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之良法哉又其時生  
徒不及鄉貢進士不及明經明經進士又皆不

及雜色入流此其選數之大凡也。唐初貢舉屬之考功。至開元移之禮部。所謂主司皆有常人。則既預知之矣。不惟預知之也。亦可預謁之。不惟預謁之也。亦可預託之。貴者以勢託富者以財託親故者以情託。此豈復有真貢舉哉。故有因權勢以相傾奪如牛李之黨。踪於錢徽典舉之日。至於互相磨軋者四十餘年。於是又有畏嫌自私而矯時以爲公者。則有嫌於貴而不得舉者矣。如韓退之之序齊皞是也。有嫌於富而



不得舉者矣。如柳子厚之與王參元書是也。幸而不出于私，則又不幸而入於矯。夫其矯者必有所懲也。故觀其矯而思其所懲之繇，則通榜取士弊且如此。乃唐名臣多繇此出。彼果何以致之耶？豈其有徇私之弊而猶不失其收時望之利耶？若夫崔諲之第繇梁蕭杜牧之第，援吳武陵李商隱之第，緣令狐綯盧肇之第，緣李德裕每每類此，亦何惡于請託哉。

宋代貢舉

元附

宋之科目有進士有諸科有武舉常選之外又有制科有童子舉而進士得人爲盛國初以來試以詩賦帖經墨義百餘年間則人才相望諸科之設又可從質朴記誦之士胥濟以爲用其教育則建太學於京師慶曆中置內舍二百人神宗垂意儒學益外舍生員三舍之法閣端於此王安石采周官王制之所緒自京師至郡學歲時月各有試以程其能以差次升舍最優者爲上舍免解發及吏部試而賜之第遂欲

以此顯取士而寢廢科舉業進士者以經義易故習  
應諸科者以明法消舊額意若尊經復古抑浮靡革  
椎魯然新經字說頒命四方驅學以宗已其後議臣  
極排力抵于是經義詩賦定爲兩科馴至南渡後兼  
行不廢初禮部貢舉設進士九經五經開元禮三史  
三禮三傳學究明經明法等科皆秋取解冬集禮部  
春考試合格及第者列名放榜於尚書省自唐以來  
所謂明經不過帖書墨義觀其記誦而已故賤其科  
而不通者其法特重乾德元年定諸州貢舉條法及

殿試之式。三年陶穀子邴擢上第。帝曰：聞穀不能訓子邴，安得登科第？乃詔食祿之家有登第者，禮部具姓名以聞，令覆試之。自是別命儒臣於中書覆試。蓋自此始。五年，禮部奏合格進士諸科凡二十八人。上親召對講武殿，而未及引試也。明年，學士李昉知貢舉，取朱準以下十一人而進士武濟川、三傳、劉膺、才質最聞，對問失次，上黜之。濟川，昉鄉人也。會有訴昉用情取舍，帝乃籍終場下第人姓名，御殿給紙筆別試詩賦，昉等尋皆坐責殿試，遂爲常制。帝常語近臣

日昔者科名多爲勢家所取朕親臨試盡革其弊矣  
久之又親試進士王式等乃定王嗣宗第一王式第  
四自是御試與省試名次始有升降之別太宗卽位  
思振淹滯謂侍臣曰朕欲博求俊彥于科場中非敢  
率十拔得五止得一二亦可爲致治之具矣自是間  
一年或二年乃貢舉有趙昌國者求應百篇舉謂一  
日作詩百篇帝出雜題二十令各賦五章章八句日  
肝僅成數十首率無可觀帝以是科久廢特賜及第  
以勸來者八年進士諸科始試律義十道進士免帖

經明年惟諸科試律進士復帖經進士始分三甲自是錫宴就瓊林苑端拱初禮部試已帝虞有遺才取不中格者再試之于是繇再試得官者有數百人凡考試帝親閱卷累日宰相屢請宜歸有司始詔歲命官知舉淳化三年諸道貢士凡萬七千餘人先是有擊登聞鼓訴較試不公者蘇易簡知貢舉受詔卽赴貢院仍糊口考較遂爲例旣近試帝諭多士更勵精文采無墜前功詔刻禮記儒行篇賜之每科進士僅一人天子寵之以詩後常作箴賜陳堯叟至是并賜

焉自淳化來停貢舉五年真宗卽位復試而高句麗始貢一人先是國子監開封府所貢士舉送官爲姻戚則兩司更互考試至是始命遣官別試咸平三年親試陳堯咨等百四十人特奏名者九百餘人有晉天福中書預貢者較藝之詳推恩之廣近代所未有也天聖初宋興六十有二載天下又安時取才唯進士諸科爲最廣名卿鉅公皆繇此選而仁宗亦鄉用之登上第者不數年輒赫然顯貴矣時晏殊言唐明經並試策問參其所習以取才識長短今諸科專記

言非取士之意請終場試策一篇詔近臣議之咸謂  
非諸科所習議遂寢寶元中李淑侍經筵上訪以進  
士詩賦策論先後俾以故事對淑對曰今陛下欲求  
理道而不以雕琢爲貴得取士之實矣然考官以所  
試分考不能通加平較而每場輒退落士之中否殆  
繫於幸不幸願約舊制先策次論次賦及詩次帖經  
墨義而勅有司并試四場通較工拙毋以一塲得失  
爲去留詔有司議稍施行焉既而知制誥富弼言曰  
國家沿隋唐設進士科自咸平景德以來爲法尤密



而得入之道或有未至且歷代取士悉委有司未聞  
天子親試也至唐武后始有殿試何足取哉使禮部  
次高下以奏而引諸殿廷唱名賜第則與殿試無以  
異矣遂詔罷殿試而議者多言其輕上恩隨故事尋  
復如舊時范仲淹叅知政事意欲復古勸學數言與  
學較本行實詔近臣議於是宋祁等奏教不本於學  
較士不察於鄉里則不能覈名實有司束於聲病學  
者專於記誦則不足盡人才參考衆說擇其便於今  
者莫若使士皆土著而教之於學較然後州縣察其

履行則學者修飭矣。乃詔州縣立學。士須在學三百日。乃聽預秋試。舊常充試者百日而止。試於州者令相保任。三場先策次論次賦詩。通考爲去留。而罷帖經墨義。士通經術願對大義者。試十道。仲淹旣去而執政意皆異。是冬詔罷入學日限言。初令不便者甚衆。以爲詩賦聲病易考。而策論汗漫難知。祖宗以來莫之有改。且得人常多矣。天子下其議。有司請如舊法。會張方平知貢舉。言文章之變與政通。今設科選才。專取辭藝。士惟道義精於中。英華發於外。然則以

文取士所以叩諸外而質其中之蘊也言而不度則何觀焉邇來文格日失其舊各出新意相勝爲奇朝廷惡其然屢下詔書戒飭而學者樂於放逸罕能自還驅扇浮薄重虧俗化豈取賢歛才備治具之意耶請中前詔揭而示之而進士益相習爲奇僻險怪之文號太學體鈎章棘句寢失渾淳歐陽修知貢舉尤以爲患痛裁抑之仍嚴禁採書者旣而試榜出時所推譽皆不在邈澆薄之士見修晨朝群聚詆斥之街司邏卒不能止至爲祭文投其家卒不能求其至者

置於法然自是文體亦少變待試京師者恒六七千人一不幸有故不應詔徃徃沉淪十數年以此毀行于進者不可勝數王誅侍邇英閣講周禮至三年大比大考州里以贅鄉大夫廢典上曰古者選士如此今率四五歲一下詔故士有抑而不得進者孰若裁其數而屢舉也下有司議咸請易以間歲之法則無滯才之歎薦舉數既減半主司易以詳校得士必精且人少則有司易爲簡察僞濫自不能容使寒苦藝學之人得進於是下詔間歲貢舉進士諸科悉解舊

額之半增設明經試法而罷說書舉未幾以登第者  
衆驟至顯擢復下詔定其遷次之格以裁抑之自是  
驟顯者鮮而所得人才及其風跡比舊亦浸衰英宗  
治平二年易以三歲神宗篤意經學深憫貢舉之弊  
遂議更法王安石謂古之取士俱本於學請興建學  
較以復古其明經諸科欲行廢罷取明經人數增進  
士額乃詔曰化民成俗必自庠序進賢興能抑錮貢  
舉而四方執經藝者專於頌數趨鄉舉者徃於文辭  
與古所謂三物賓興九年大庠亦已豎矣今下詔

招徠衆賢其教育之方課試之格令兩制兩省侍制  
以上御史三司三館雜議以聞議者多謂變法便直  
史館蘇軾上言曰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  
於責實使君相有知人之才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  
吏皂隸未常無人而況於學較貢舉乎雖因今之法  
臣以爲有餘使君相無知人之才朝廷無責實之政  
則公卿侍從常患無人况學較貢舉乎雖復古之制  
臣以爲不足貢舉之法行之百年治亂盛衰初不繇  
此陛下視祖宗之世貢舉之法與今爲孰精言語文

章與今爲孰優所得文武長才與今爲孰多天下之事與今爲孰辨較此四者而長短之議決矣今議者所欲變改不過數端或曰鄉舉德行而畧文章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欲舉唐室故事兼採舉望而罷封彌或欲罷經生朴學不用帖墨而考大義此數者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請歷言之夫欲興德行在於君人者修身以格物審好惡以表俗孟子所謂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之所向天下趨焉若欲設科立名以取之則是教天下相率而爲僞也士以

莽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上以廉取人則敝車  
羸馬惡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無所不至矣德行之  
弊一至于此自文章而言之則策論爲有用詩賦爲  
無益自政事言之則詩賦策論均爲無用矣雖知其  
無用然自祖宗以來莫之廢者以爲設法取士不過  
如此也豈獨祖宗自古堯舜亦然書曰敷奏以言明  
試以功自古堯舜以來進人何常不以言試人何常  
不以功乎議者必欲以策論定賢愚能否臣請有以  
質之近世士大夫文章華靡者莫如楊億使楊億尚



在○則○忠○清○夔○亮○之○士○也○豈○得○以○華○靡○少○之○通○經○學○古  
者○莫○如○孫○復○石○介○使○孫○復○石○介○尚○在○則○迂○濶○矯○誕○之  
士○也○又○可○施○之○於○政○事○之○間○乎○自○唐○至○今○以○詩○賦○爲  
名○臣○者○不○可○勝○數○何○負○於○天○下○而○必○欲○廢○之○近○世○士  
人○纂○類○經○史○綴○緝○時○務○謂○之○策○括○待○問○條○目○搜○抉○畧  
盡○臨○時○剽○竊○窳○易○首○尾○以○眩○有○司○有○司○莫○能○辨○也○且  
其○爲○文○也○無○規○矩○準○繩○故○學○之○易○成○無○聲○病○對○偶○故  
考○之○難○精○以○易○學○之○士○付○難○考○之○吏○其○弊○有○甚○於○詩  
賦○者○矣○唐○之○通○榜○故○是○弊○法○雖○有○以○名○取○人○厭○服○與

論之美亦有賄賂公行權要請託之害至有恩去王室權歸私門降及中葉結爲朋黨之論通榜取人又豈足尚哉諸科舉人多出三路能文者旣已變而爲進士曉義者又皆去以爲明經其餘皆朴魯不仕者也至於人才則有定分施之有政能否自彰今進士日夜治經傳子史貫穿馳騁可謂博矣至於臨政曷常用其一二顧視舊學已爲虛器而欲使此等分別注疏粗識大義而望其才能增長亦已踈矣特願留意其遠者大者必欲登俊良出庸回總攬衆才經畧

世務則在陛下與二三大臣下至諸路職司與良二千石耳。區區之法何預焉。帝讀軾疏曰。吾固疑此得軾議釋然矣。他日以問王安石對曰。今人才乏少。且其學術不一。異論紛然。不能一道德故也。一道德則在修學較欲修學較則貢舉法不可不變。若謂此科常多得人。自緣仕進別無他路。其間不容無賢。若謂科法已善。則未也。今以少壯時正當講求天下正理。乃閉門學作詩賦。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習。此科法敗壞人才。致不如古。旣而中書門下又言古之取士。

皆本學較道德一於上習俗成于下其人才皆足以  
有爲於世。今欲追復古制。則患於無漸。宜先除去聲  
病。偶對之文。使學者得專意經術。以俟朝廷興建學  
較。然後講求三代所以教育選舉之法。施於天下。則  
庶幾可以復古矣。于是改法罷詩賦帖經墨義。士各  
占治一經。每試四場。初本經。次兼經。大義凡十道。次  
論一首。次策三道。中書撰大義式頒行。試義者須通  
經有文采。不但如明經墨義粗解章句而已。其殿試  
則專以策限千字以上。分五等出身。而稍取諸科解。

名十之三增進士額安石尋以所訓釋詩書周禮三經上進上曰今談經者人人殊何以一道德卿所著經其以頒行使學者歸一遂頒於學官號曰三經新義新義既頒一時學者莫敢不傳習主司專用以取士先儒傳註一切廢而不用又黜春秋之書不列於學官至詆之爲斷爛朝報又立新科明法試律令刑統大義斷案所以待諸科之不能業進士者未幾選人任子亦試律令始出官又詔進士自第二人以下皆試法以見恤刑之意熙寧三年親試進士始專以

策帝謂執政曰對策亦何足以實盡人才然愈於以詩賦取人耳哲宗元祐初改更先朝之政禮部請置春秋博士專爲一經尚書省請復詩賦與經義兼行解經通用先儒傳註及已說又言近歲承學之士聞見淺陋辭格卑弱患在治經者專守一家爲文者惟知解釋深慮適用之文從此遂息侍御史劉摯亦言國朝取士詩賦論策更百餘年號爲得人熙寧初以章句破碎大道乃罷詩賦而改試以經可謂知本然詩賦經義均之以言取人賢否邪正未可遽判願復

兼行時明法謂之新科中其選者吏部卽注司法敘  
名在進士及第人之上劉摯又言古者治本禮義而  
刑法僅以助之舊制刑法最爲下科然必責之兼經  
則猶古者先德後刑之意也今新科罷經專試刑書  
又所取比舊猥多調擬之法失其次序詔近臣集議  
以聞左僕射司馬光曰取士之道當先德行後文學  
就文學言之經術又當先於詞采神宗罷賦詩及諸  
科專用經義論策此乃復先王令典百世不易之法  
但王安石不當以一家私學欲蓋掩先儒令天下學

官講解及科場程試同已者取異已者黜使聖人堪  
明之言轉陷於奇僻先王中正之道流入於異端若  
已論是先儒果非何患學者不棄彼而從此何必以  
利害誘脅如此其急也至於律令勅式皆當官者所  
須何必置明法一科使爲士者豫習之夫禮之所去  
刑之所取爲士者果能知道義自與法律宜合若其  
不知但日誦徒流絞斬之書習鍛練文致之事爲士  
已成刻薄從政豈有循良非所以長育人才敦厚風  
俗也四年乃立經義詩賦兩科罷試律義凡詩賦進



士習一經試本經語孟義及詩賦論策凡四場經義  
進士習兩經試亦如之兩科通定高下而取解額中  
分之各占其半專經者用經義定取舍兼詩賦者以  
詩賦爲去留其名次高下則於策論參之自復詩賦  
士多鄉習而專經者十無二三諸路奏以分額各取  
非均其後遂通定去留經義毋過通額三分之一光  
又請立經明行修科歲委升朝文臣各舉所知以勉  
勵天下使敦士行以示不專取文學之意則士之居  
鄉居家者立身行已不敢不謹惟懼玷闕外傳所謂

不言之教、不熾而成、不待學官日訓、月察、立賞告訐、而士行自美矣、遂立科歲許舉一人、帝旣親政、群臣多言元祐所更學較科舉制度、非是、帝念宣仁元祐之功、不許改、紹聖初、議者益多、乃詔進士罷詩賦、專習經義、徽宗設辟雍於國郊、以待士之升貢者、臨幸、加恩、博士弟子有差、然州郡猶以科舉取士、不專學較、崇寧三年、遂詔天下取士悉繇學校、五年、又詔大比歲、更參用科舉取士一次、其亟、以此意使遠士、卽聞之時、州縣悉行三舍法、得免試入學者、多當官子。

弟而在學積歲月累試乃得應其貧且老者甚病之  
故詔及此而未遽廢科舉也大觀四年五月星變凡  
事多所更定侍御史毛注言養士既有額而科舉又  
罷則不隸學籍者遂致失職天之視聽以民士其民  
之秀者今失職如此天亦譴怒願以解額之歸升貢  
者一二分不絕科舉亦應天之一也遂詔更行科舉  
一次自崇寧以來專意王氏之學士非三經字說不  
用至正和之初公議不以爲是蔡嶷慕容彥逢等奏  
欲望今後時務策並隨事叅以漢唐歷代事實爲問

從之未幾言者言使士不得專意經學復罷宣和三  
年詔罷天下三舍法開封府及諸路並以科舉取士  
惟太學仍存三舍以甄序課試遇科舉仍自發解六  
年禮部試進士賜第者八百餘人因上書獻頌直令  
赴試者殆百人有儲宏等隸大闢梁師咸爲使臣或  
小史皆賜之第梁師成者於大觀三年常中甲科自  
設科以來南宮試者無踰此年之盛然雜流闖宦俱  
玷選舉而祖宗之良法蕩然矣高宗紹興元年詔諸  
道就州司類試二年庭試手詔諭考官當崇直言抑

諛倭得張九成以下二百五十九人凌景夏第二呂  
願浩言景夏詞勝九成請更置第一帝曰士人初進  
便須別其忠倭九成所對無所避畏宜權首選五年  
初試進士於南省戒倂有司商榷去取毋以絺繪章  
句爲工當以淵源學問爲尚已又申禁程文用本朝  
人文集或歌頌及佛書全句者皆不考而試舉有勢  
家行賂假手濫名者論有司立賞格聽人捕告自神  
宗朝程願以道學倡於洛四方師之中興盛於東南  
科舉之文稍用願說諫官陳公輔上疏詆願學乞加

禁絕秦檜入相、甚至指願爲專門、侍御史汪勃請戒  
飭攸司、凡專門曲說、必加黜落、中丞曹筠亦請選汰  
用程說者、並從之、二十一年御試、得正奏名四百人、  
特奏名五百三十一人、中興以來、得人始盛、初秦檜  
專國、其子熈廷試第一、檜陽引降第二、名是歲、檜孫  
塤舉進士、省試廷對皆首選、姻黨曹冠等皆居高甲、  
後降塤第三、檜死、帝懲其弊、遂命貢院遵故事、凡合  
格舉人、有權要親族、並令覆試、仍奪塤出身、改冠等  
七人階官、並帶右字、餘悉駁放、程王之學、數年以來、

宰相執論不一。趙鼎主程頤，秦檜主王安石。至是詔自今毋拘一家之說，務求至當之論。道學之禁稍解矣。自經賦分科聲律日盛，帝常日向爲士不讀史，遂用詩賦。今則不讀經，不出數年經學廢矣。二十七年詔復行兼經，是科殿試特宣示曰：對策有指陳時事，鯁亮切直者，並置上列，無失忠讜以稱取士之意。已而得王十朋爲第一。以前後廷對忠真，未有其比。上爲宣諭宰臣致慶焉。三十一年禮部侍郎金安簡言熙寧元豐以來，經義詩賦廢，與離合隨時更革，初無

定制近合科以來通經者苦賦體雕刻習賦者病經旨淵微心有弗精智難兼濟又甚者論既併場策問大寡議論器識無以盡人士守傳註史學盡廢此後進往往得志而老生宿儒多困也請復立兩科永爲成憲從之於是士始有定嚮而得專所習矣孝宗欲令文士能射御武臣知詩書命帥試士習射論殿最之法淳熙二年御試唱第後二日御殿引按文士詹駉以下一百三十九人射藝翌日又引文士第五甲及特奏名一百五十二人其日進士具欄笏入殿起



居易戎服各給箭六弓不限斗力射者莫不振厲白  
獻多命中焉天子甚悅寧宗慶元二年韓侂胄襲秦  
檜餘論指道學爲僞學臺臣附和之上章論列劉德  
秀在嘗闢奏請毀除語錄旣而知貢舉葉翥上言僞  
學之魁以匹夫竊人主之柄鼓動天下故文風未能  
丕變乞將語錄之類盡行除毀又有葉適進卷陳傳  
良待遇集士人傳誦其文每州輒效請令程文考察  
有舊習不改則生學官提學司之罪故是科取士稍  
涉義理者悉皆黜落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爲世

大禁矣。尋申禁用僞學之黨。會鄉試。漕司前期取家  
收。必令書不是僞學五字。四年以經義多用套類。父  
子兄弟相授。致天下士子不務實學。遂命有司六經  
出題。各於本經摘出兩段文意相類者。合爲一題。以  
杜挾冊嚮僞之計。開禧二年。以舉人奸弊滋多。命諸  
道發解舉人合格試卷。類申禮部候省試。中牒發御  
史臺。同禮部長二三對字畫。闕御藥院內侍照應。廷  
試字畫不同者。別榜。駁放。至理宗朝。奸弊愈甚。有司  
命題苟簡。或執偏見臆說。互相背馳。或發策用事。訛

舛故士子眩惑莫知適從才者或反見遺所取之士  
既○不○精○數○年○之○後○復○俾○之○主○文○字○是○非○顛○倒○愈○甚○時  
謂○之○膠○種○流○傳○復○容○任○意○不○學○之○流○徃○徃○中○第○而○舉  
人○之○弊○凡○五○曰○傳○善○曰○換○卷○曰○易○號○曰○卷○子○出○外○曰  
騰○錄○滅○裂○迨○寶○慶○二○年○左○諫○議○大○夫○朱○端○常○奏○防○戢  
之○策○帝○悉○從○之○且○命○精○擇○考○官○而○先○得○韓○侂○胄○用○事  
意○專○幹○制○遂○以○三○知○舉○外○別○差○同○知○一○員○以○諫○官○爲  
之○專○董○試○事○於○是○約○束○峻○切○氣○燄○薰○灼○嘉○泰○間○更○名  
監○試○其○失○愈○甚○製○造○簿○歷○嚴○立○程○限○至○是○復○舊○制○三

知舉內差一臺諫十參詳內差一御史仍戒飭試官  
且加考較而日力不給卽展其限時場屋士子日盛  
卷軸如山有司不能徧覩迫於日限去取不能皆當  
蓋士人旣以本名納卷或別爲名或易以字一人而  
納二三卷不禁狹書又許見燭閩浙諸郡又間日引  
試中有一日之暇甚至次日午方出於是經義可作  
二、三、道、詩、賦、可、成、五、六、篇、舉、人、文、章、不、精、考、官、困、於、  
披、閱、幸、皆、中、選、乃、以、兄、弟、承、之、或、轉、售、同、族、奸、詐、百、  
端、真、僞、莫、辨、雖、責、鄉、鄰、覈、實、嚴、治、虛、僞、縱、容、之、罰、其、

弊稍息時理宗加意求賢寶慶三年手敕考選官有  
日○文○辭○浮○靡○者○必○非○偉○厚○之○器○議○論○詭○激○者○必○無○正  
平○之○用○去○取○之○際○務○宜○詳○審○閱○三○年○又○詔○以○取○人○器  
議○得○士○忠○厚○爲○衡○鑑○已○又○詔○以○先○器○識○後○嗣○藻○務○忠  
實○斤○虛○僞○爲○權○衡○淳○祐○十○二○年○諭○輔○臣○曰○邇○年○科○舉  
取○士○鮮○得○實○效○士○風○人○才○關○係○氣○數○何○策○以○救○之○吳  
潛○奏○乞○於○省○試○額○中○輟○一○二○十○名○有○司○公○舉○海○內○行  
義○文○學○之○士○庶○尚○存○鄉○舉○里○選○微○意○曩○時○朱○熹○真○德  
秀○亦○有○此○請○太○常○寺○丞○牟○深○奏○曰○禮○義○廉○耻○國○之○四

維士大夫當以此自維其身不當使上之人執此爲  
維之之具也士方其未得也奔競苟且不知有義命  
故其既仕也攫拿貪黷但知有利祿未仕則有科舉  
之累既仕則有薦舉之累人才所以日不逮古也雖  
然科舉何嘗壞人士實自壞耳薦舉何嘗累人士實  
自累耳昔范鎮以奏名第一唱第殿庭自來唱過三  
名則奏名之首者必抗聲自陳考較雖在下天子亦  
擢置上列鎮獨耻于自陳唱至七十九名然後出而  
就列其後進退出處爲世名臣科舉而得若人則浮

簿者自知愧矣。張忠定詠凡所薦舉皆方廉恬退之士。且曰奔競者將自得之。何假吾舉薦舉薦而得若人。則奔競者革心矣。然則獎恬退抑奔競蓋正士風之第一義也。景定五年詔崇經術考德行畧曰進士一科得人雖盛然窮經學古者或病于詞華植德勵行者難究其蘊奧高才大器者往往局於纖悉繩墨之末是以官甚冗而才愈乏家殊俗風盜漓至於冒國法以苟營假儒冠而挾策俚言亂雅勦說趨時使習之者反賊其良而取之者莫任其咎人情至此咸

欲變通令三省條具務於科舉無大更張以安士心而於進士舉之外所以崇尚經術考察德行選用材能之道立爲一代之典顧不美與度宗咸淳七年賈似道欲制東南士心乃令御史陳伯大請置士籍開具姓名年甲三代妻室令鄉鄰結勘於科舉條例無礙方許納卷又嚴後省覆試法比較中省元原字蹤稍異者黜之覆試之日露索懷挾有李鈞孫者少時戲雕股間索者視之駭曰此文身者事聞被黜特邊事危急束手無策而以科舉累士人議者謬之至其



制舉無常科。所以待天下之才。傑天子每親策之。然  
宋之得才多。繇進士。而以是科應詔者少。惟召試館  
職。及後來博學弘詞。而得忠鯁文學之士。或起之山  
林。或取之朝著。召之州縣。多至大用焉。太祖始置賢  
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經學優深。可爲師法。詳閑吏理。  
達於教化。凡三科。應內外官。草澤。並許諸州及本司  
解送上吏部。對御試策一道。時制科先廢。乃許詣闕  
自薦。乾德二年。有穎贇者。應焉。贇先任博州推官。擢  
爲秘書著作佐郎。咸平中。命近臣薦舉。時林陶以進。

士應選就試學士院而不及格猶命之第聽以招揀  
俊茂也景德二年增置六科先加程試器業可觀而  
後觀策三年詔制舉人所納文卷委翰林學士等考  
定是時陳宗古所業學士院考不中試然皆特命就  
試景德四年試策問宜用經義而夏英公竦出焉天  
聖七年詔六科許卿監以上奏舉或自進狀仍先進  
所業策論三十首委兩制看詳辭理優長召赴闕試  
論六首合格而後御式又增置高蹈丘園沈倫草澤  
茂才異等三科許轉運及長吏奏舉所業召試如前

式又有書判拔萃諸科先錄判詞三十首於流內銓投下優者召試判十道是爲天聖十科明年富公弼以茂才異等中選而余靖尹洙亦應中書拔萃科自是天下應制科者不下五六十人然得秘閣試者蓋三之一中選者又十之一景祐元年詔六科不許三科又下第人應自是應者稍少其年吳育中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蘇伸中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而張方平以茂才異等中而拔萃不復置矣寶元元年田况中賢良而張方平復中選凡中此科目者不十

年登禁從慶曆二年錢明遠中才識兼茂明於體用  
科四年遂爲翰林學士自是朝廷惜其恩命艱難其  
選皆取僻書博注疑似之說以爲題而誤之慶曆中  
齊唐雖閣試已通言者以其無履行而罷試又行近  
臣論薦之制無得自舉而制舉隨貢舉開設矣雖仁  
宗不欲以隱奧困士數戒近臣取其明當世治亂者  
而有司欲觀其所學於秘閣之試必艱其題而士亦  
畱心於記問朝廷旣艱制科之選陳執中不繇第以  
取宰相非畱意於取士者皇祐五年制科就試者十

八人而執中密諭考官放趙彥若一人過閣御試復黜之上歎曰天下之大而無一人中選豈朕待之不  
至耶乃下詔申飭焉嘉祐六年執政亦欲廣收豪傑  
之士時秘閣就試者七人所取者適半於是二蘇兄  
弟俱中賢良選蘇轍制策極言得失有司請黜之仁  
宗曰以直言召之而以直言黜之天下其謂朕何有  
司不得已置之下第熙寧中孔文仲對策指陳時政  
言最切直且言當尚崇德化王安石惡其說自是制  
科不復設矣元祐十一年始復行紹聖中又罷既而

臣僚言無以收文學博異之士遂改置宏詞科大觀四年改立詞學兼茂科歲附貢士院試取高宗時雖詔復賢良科未有應者至孝宗乾道七年而蜀山李垢始出且及注疏命題目在幽隱者許監司勤篤焉理宗嘉熙後復立詞學科大抵自太平興國以來科名日重實用日輕以至於後二百餘年舉天下之人才一限於科目之內入是科者雖檮杌饕餮必官之出是科者雖周公孔子必棄之習之既久上不以為疑下不以為怨一出其外而有所取舍則上諮縮而

不安下睥睨而不服。共知其弊而甘心守之。不敢復議。何哉。然則於尋常尺寸之中。畧出神明特達之舉。稍更闢葺已甚之習。薄伸渾厚平直之氣。則猶愈於已也。蓋天下之事。雖貴於守法。而亦不可以一付於法。法者所以抑僥倖。非所以抑豪傑也。若夫豪傑之士。其德宜爲人上。其才宜爲世用。人所共服。莫敢與比。誰敢攀之。誠使朝廷時出而用之。以示天下。不專以操筆弄墨。取人主之官爵。則亦足以補風化。隆賞行。扶善人。而愧惡子也。至於宏詞云。廢久矣。紹聖之

初既盡罷詩賦而患天下應用之文驟此遂絕始立  
博學宏詞科其後又爲詞學兼茂科其爲法尤不切  
事實何者朝廷詔誥典冊之文當使簡直宏大敷暢  
義理以風曉天下典謨誥訓諸書是也孔氏錄爲經  
常之辭以教後世而百王不能易可謂重矣若乃四  
六對偶銘檄贊頌循沿漢末以及宋齊此真兩漢刀  
筆吏能之而不肯作者而今世謂之奇文絕技以此  
取天下士而用之於朝廷何哉自詞科之興其最貴  
者四六之文然其文最爲陋而無用士大夫以對偶



親切用事精的相誇至有以一聯之工而遂擅終身  
之官爵者其人未常知義學未常知方操紙援筆以  
爲比偶之詞又未常成於心而本其源流於古人也  
是何所取相承而不能革哉且自熙寧以經術造士  
固患天下習爲詞賦之浮華而不適於實用紹聖崇  
寧號爲追述熙寧既禁其未仕者不爲詞賦而反以  
美官誘其已仕者使其爲宏詞是始以經義勸迺之  
而終以文詞蔽陷之也士何所折衷耶故既以爲宏  
詞則其人已自絕於道德性命之本統而以爲天下

之所能者盡於區區之曲藝。則其患又不特舉朝廷之高爵厚祿以與之而已也。及使人才陷入於不肖而不可救。蓋進士制科其法猶有可議而損益之者。至宏詞則直罷之而已矣。

王臨川論曰。夫工人之爲業也。必先淬礪其器。用揜度其才幹。然後致力寡而用功得矣。聖人之於國也。必先遴柬其賢能。練覈其名實。然後任使逸而事以濟矣。故取人之道。世之急務也。然其間得人者有之。失士者不能無焉。稱職者

有之謬舉者不能無焉。必欲得人稱職不失士。不謬舉宜如漢左雄所議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牋奏爲得矣。所謂文吏者不徒苟尚文辭而已。必也通古今習禮法。天文人事政教更張然後。施之職事。則以詳平政體。有大議論。使以古今參之。是也。所謂諸生者不獨取訓習句讀而已。必也習典禮明制度。臣主威儀。時政訟襲。然後施之職事。則以緣飾治道。有大議論。則以經術斷之。是也。以今準古今之進士。古之文吏也。今

之經學古之儒生也然其策進士則但以章句  
聲病苟尚文辭類皆小能者爲之策經學者徒  
以記問爲能不責大義類皆蒙鄙者能之使通  
才之人或見贅於時高世之士或見排于俗故  
其父兄勗其子弟師長勗其門人相爲浮豔之  
作以追時好而取世資也何哉其取舍好尚如  
此所習不得不然也若此之類而當擢之職位  
歷之仕塗一旦國家有大議論立辟雍明堂損  
益禮樂更著律令決讞疑獄彼身能以詳平政

體緣餘治道以古今參之以經術斷之哉是必  
唯唯而已文中子曰文乎文乎苟作云乎哉必  
也貫乎道學乎學乎博誦云乎哉必也濟乎義  
故才之不河苟取也久矣必若差別類能宜少  
依漢之賤奏家法之義策進士者不直以章句  
聲病累其心策經學者不獨以記問傳寫爲能  
然後署之甲乙以升黜之庶學者不習無用之  
言則業專而修矣一心治道則習貫而入矣施  
之朝廷用之牧民何嚮而不利哉且又有可議

者○今○之○爲○教○非○特○不○能○成○人○之○才○又○從○而○困○苦○  
毀○辱○之○使○不○得○自○成○其○才○何○也○古○者○井○天○下○之○  
地○而○授○之○氓○士○之○未○命○也○則○授○一○廛○而○爲○氓○其○  
父○母○妻○子○裕○如○也○自○家○達○之○有○塾○有○序○有○庠○有○  
學○觀○游○止○處○師○師○友○友○弦○歌○堯○舜○之○道○自○樂○也○  
磨○礱○鐫○切○沉○浸○灌○養○行○完○而○才○備○則○曰○上○之○人○  
其○舍○我○哉○上○之○人○其○亦○莫○之○能○舍○也○今○也○地○不○  
井○國○不○學○黨○不○庠○遂○不○序○家○不○塾○士○之○未○命○也○  
或○無○以○裕○父○母○妻○子○無○以○處○行○完○而○才○備○上○之○

人亦莫之舉也。士安得而不自進。嗚呼。使今之士不若古。非人則然。勢也。勢之異聖賢之所以不得同也。孟子不見王公。而孔子爲季氏吏。夫不以勢乎哉。故士之進退。不惟其德與才。而惟今之法度。而有司之好惡。又未必。今之法度也。是士之進。不惟今之法度。而幾在。有司之好惡耳。况今之有司。非昔之有司也。後之有司。又非今之有司也。有司之好惡。豈常哉。是士之進退。果卒無所必而已矣。噫。以言取人。未之失也。取

焉而又不得其所謂言。是失之失也。况又重以有司好惡之不可常哉。故曰非特不能成之。又從而困苦毀辱之者此也。

馬端臨論曰。科舉不足以盡舉人之法。然自隋唐以來入官者皆以是爲進身之階。及其人之賢否則。初不緣此。椰子厚言。今世尚進士。故天下舉歸之。而更其科以爲得異人乎。無也。惟其所尚。又舉而從之。尚之以孝弟。孝弟猶是人也。尚之以經術。經術猶是人也。姚康言。以顏孔爲



心者雖日視淫靡莫能迂其操以桀跖爲行者  
雖日聞仁義莫能治其性若膺鄉舉里選亦此  
流也若搜茂才異行亦此流也則何必目秀才  
爲樸名進士爲薄耶蓋唐人已有此論卽坡公  
之意也但變聲律爲議論變墨義爲大義則於  
學者不爲無補然介甫之所謂一道德者乃是  
欲以其學使天下比而同之以取科第夫其書  
縱盡善無可議然使學者以干利之故皓首專  
門雷同蹈襲不得盡其博學詳說之工而稍求

深造自得之趣。則其拘牽淺陋。去墨義無幾。况所著未必盡善乎。名雖正經實與前代所習之詩賦無大相遠。欲革其弊。在擇師儒之官。必得人。如胡瑗者。以教國學。慎主司之選。必得人。如歐陽修者。以主文柄。則士皆務實用。以爲學本。性道以爲文。而不爲無益之空言矣。

陳同甫策曰。文弊之極。自古豈有踰於五代之際哉。卑陋萎弱。其可厭甚矣。藝祖一興。而恢廓磊落。不事文墨。以振起天下之士氣。而科舉之

文一切聽其所自爲有司以一時尺度律而取之未常變其格也其後柳仲塗以當世大儒從事古學卒不能麾天下以從已及楊大年劉子儀因其格而加以瑰奇精巧則天下靡然從之謂之崑體穆修張景專以古文相高而不爲駢儷之語則亦不過與蘇子美兄弟唱和於寂寞之濱而已故天聖間朝廷蓋知厭之而天下之士亦終未能從也其後歐陽公與尹師魯之徒古學既盛祖宗之涵養天下至是蓋七八十年

矣故慶曆間天子慨然下詔書風厲學者以近古天下之士亦翕然丕變以稱上意於是胡翼之孫復石介以經術來居太學而李太白梅堯臣輩又以文墨議論游泳於其中而士始得師矣當是時學較未有課試之法也士之來者至接屋以居而不倦太學之盛蓋極於此矣乘士氣方奮之際雖取三代兩漢之文立爲科舉取士之格奚患其不從此則變文之時藝祖固已逆知其如此矣然當時諸公變其體而不變其

格○出○入○乎○文○史○而○不○本○之○以○經○術○學○較○課○士○之  
法○又○往○往○失○之○大○畧○此○王○文○公○所○以○得○乘○間○而  
行○其○說○於○熙○寧○也○經○術○造○士○之○意○非○不○美○而○新  
學○字○說○何○爲○者○哉○學○較○課○試○之○法○非○不○善○而○月  
書○季○考○何○爲○者○哉○當○是○時○士○之○通○於○經○術○者○神  
宗○作○成○之○功○而○非○盡○出○於○法○也○及○司○馬○溫○公○起  
相○元○祐○盡○復○祖○宗○之○故○而○不○能○參○以○熙○寧○經○術  
造○士○之○意○取○其○學○較○課○試○之○大○畧○徒○取○快○於○一  
時○而○已○則○夫○士○之○工○於○詞○章○者○皆○祖○宗○涵○養○之

餘而非必盡出於法也。紹聖元符以後，號爲紹述。熙豐亦非復其舊矣。士皆膚淺於經而爛熟於文，其間可勝道哉。中興以來，參以詩賦經術，以涵養天下之士氣。又立太學，以聳動四方之觀聽。故士之有文章者，德行者，深於經理者，明於古今者，莫不各得以自奮。蓋亦可謂盛矣。然心志旣舒，則易以縱弛；議論無擇，則易以浮淺。議者思所以變之，其意非不美，而其事則藝祖之所難，而嘉祐之所未及也。夫三年課試之文

四方場屋之所係此豈可以一朝而變乎然學  
較之士於經則敢爲異說而不疑於文則肆爲  
浮論而不顧其源漸不可長此則長貳之責而  
主文衡者當示以好惡而不在法也昔慶曆有  
胡翼之學法熙寧有王文公學法元祐有程正  
叔學法今當請諸朝廷參取而用之不專於月  
書季考以作成大學之士以爲四方之表儀則  
祖宗之舊可以漸復豈必遽變其文格以驚動  
之哉

元初太祖始得中原輒用耶律楚材言科舉選  
士世祖既定天下王鶚獻計許衡立法事未果  
行至仁宗延祐開始斟酌舊制而行之取士以  
德行爲本試藝以經術爲先士莫不舉首應上  
所求者皆彬彬輩出矣然當時仕進有多歧銓  
衡無定制其出身於學較者有國子監學有蒙  
古字學回回國學有醫學有陰陽學其策名於  
薦舉者有遺逸有茂異有求賢有進書有童子  
其出於宿衛勳臣之家者待以不次其用於宣



徽中政之屬者重爲內官又蔭敘有循常之格而超擢有選用之科繇直省侍儀等官亦名清望以倉庾賦稅任事者例視冗職捕盜者以功敘入粟者以貲進至工匠皆入班資而與隸亦躋流品諸王公主寵以投下俾之保任遠夷外微授以長官俾之世襲凡若此類殆所謂吏道雜而多端者歟矧夫儒有歲貢之名吏有補用之治曰掾史曰令史曰書寫銓寫曰書吏典史所設之名未易枚舉曰省臺部院曰臨府州縣

所入之途難以指計。雖名卿大夫亦往往是  
躋要官受顯爵而刀筆下吏遂致竊權勢。律文  
法矣。故其銓選之備考覈之精。曰隨朝外任。曰  
省選。部選。曰文官。武官。曰考數。曰資格。一毫不  
可越。而或援例。或借資。或侵陞。或回降。其縱情  
破律以公濟私。非至明者不能察焉。是皆文繁  
吏弊之所致也。順帝至元元年。詔罷科舉。初。徽  
里帖木兒平章江浙會行科舉。驛請試官。供張  
甚盛。心頗不平。及入中書。首罷之。叅政許有壬

力爭曰科舉若罷天下人才無望伯顏曰舉子  
多以賊敗又有假蒙古色目者有壬曰科舉未  
行臺中賊罰無算豈盡出於舉子伯顏又曰今  
科舉取人實妨選法有壬曰科舉取士豈不愈  
于通事知印等出身今通事知印等天下凡三  
千餘名自四月至九月受宣者七十三人而科  
舉一歲僅三十餘人太師試思之科法于選法  
果相妨乎不也伯顏心然其言而議已定不可  
中輟遂罷之時有壬雖力諫而竟爲伯顏傳命

人有過橋折橋之議。粹中曰古之人若患不能知賢才而用之以治天下故設科取士使懷才抱德敦行者繇之以進若漢之鄉舉且選察廉對策非一途也。然人之德行難知善能易見。德行者多自晦善能者每自衒。于是乎聽其所言以察其所蘊。卽其所習以審其所向。故唐之明經進士宋之制策詞學非一科也。猶以爲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則又卽其言以攷其實。若稽諸古典而本於經。不失乎先聖之

旨則有取焉。非但取其言語之工。文藻之華而已也。元之用人。大抵偏于國族。勳舊貴游子弟。故選舉之法。久而未行。仁宗夾意行之。繇此中華。縫掖之士。僅得拔十一于千百。若謂科舉遺賢才。則可謂妨選法。則非也。彼疾其供張之甚。而請罷科舉者。真悻悻然小丈夫哉。六年復行科舉法。至二十六年。是科進士優其品秩第一。甲授承直郎。正六品。第二甲授承務郎。從六品。第三甲授從仕郎。從七品。兵興以後。科目取十

莫盛于斯而元之設科亦止于是歲云

古今圖書集成

卷之八

國朝貢舉

明興 高皇帝開天治人惟求賢之爲急下金陵  
卽令有司舉賢才武畧之士得賢者賞濫舉及蔽賢  
者罰已 令有司曰上世皇帝創業月武以安天下  
守成講武以威天下而經緯撫治之寄則屬之文臣  
哉茲設文武二科以廣求天下之賢應文舉者察言  
行觀德考經術觀業試書算觀能策經史時務觀政  
應武舉者先試韜畧次騎射俱求實效毋虛文有司  
其申勸秀民及智勇之士豫及時勉學以俟舉焉



洪武元年下求賢詔曰向干戈擾攘疆宇未一養  
民致賢之道未講也獨賴一時輔佐之功匡大業於  
底定山林巖穴念豈無懷才抱德之賢何急而不列  
也豈朕政令靡常國無法守與刑辟煩重人懷其居  
與抑朕寡昧事不師古而致然與不然賢士大夫切  
學壯行欲堯舜君民豈固甘沮沒而已哉今天下頗  
定方將與諸儒日講明治道以沃朕心巖穴之士能  
以賢輔朕以德濟民者尚不吾棄三年下開科詔  
曰朕特設科舉起天下懷才抱德之士務在經明行

倍博古通今文質相副其中選者照將親筆於廷品  
學識命官焉超中者顯擢使中外文臣一皆自科舉  
而進非科舉者不與六年詔科舉取士終浮文罷  
不設令有司察賢才先德行次文藝舉用十七年復  
科舉法命禮部頒科舉新式行焉然科薦並行其  
科舉之制諸明經宏詞等科並革存進士一科與薦  
舉歲貢爲三途以並用三年大比而賓興之初場試  
四書義三道經四道令深於義理之文次場試論一  
道觀博約之致詔誥表內科一道判五條觀王體國

古今治平畧

國朝貢舉

卷十八

八十一

法末場策時務五道觀經世之畧蓋欲酌文質之中  
而用焉而具錄三場程式文上之其會試中式士

天子

御正朝制策策焉又明日

上具皮弁服

御正朝文武具朝服班侍臚傳賜進士及第出身同  
進士出身各有差事訖羣臣前拜賀辭曰天開文運  
賢俊登庸卽六卿宣制無是也故進士科特重其會  
試不中式者送國子監肄業俟又舉屢舉不第以監  
生資入官歲貢法府州縣歲各貢其廩生赴禮部試  
試中補國子監生 永樂二年會試天下貢士禮部

奏請選士之數。上曰朕卽位初姑率其多者後不  
爲例。又曰科舉是國家取人才第一路不可隘及  
且文體毋尚虛浮。惟取朴實。至三年命學士解縉  
等選新進士才識敏者俾就文淵閣進其學。於是選  
脩撰曾棨等凡二十八人。應二十八宿而庶吉士周  
忱自陳年少願進學。上喜曰有志之士也。命增  
忱爲二十九人。遂命司禮監給紙劄光祿寺給膳。  
禮部月給膏燭工部選近第居之。仍命縉領其事。  
上或時至館中程課。或召至便殿問以經史諸子。

且廣搜奇書僻事以驗所學每五日一沐浴使內臣隨之校尉備驢從人莫不欣其榮十二年北京請鄉試始命侍讀會祭中允鄒緝主之應天洗馬楊得編脩周述主之此兩京命主試之始 洪熙元年

鄭府審理俞建輔言進賢之路莫重於科舉邇來實典率馳騫於空文真才鮮少有年未弱冠卽登第人官雖甚才敏然於修己治人之道固未始辨知也遠使從政必有率意任情而民受其弊者請 令有司

先審訪博通古今行止端重年二十五而上者方許

入試比試則務選其文詞典雅議論切實者進之會  
試加重慎庶士務實學 國家得仁賢之用 上曰  
善已與輔臣論科舉之弊也大學士言北人文學遠  
不逮南人然自古國家兼用北士長才大器多出北  
方乃南士往往才而浮 上曰然爲將柰何對曰試  
卷例彌封姓名請自今外書南北二字如一科百人  
南取其六北取其四則南北士皆登用矣 上曰善  
北士得進北方學者亦感發興起議且定而上賓  
宣德初乃奏行著爲令 宣德二年禮部尚書胡濙

請臨軒策士 上日設科求賢 國家大事昔之爲

君尚有祝云願得忠孝之人資之國用今朕之心正

如此濶對曰 陛下心存用賢且養之有素必有可

當 聖心者已御奉天殿策試舉人既發策退 御

左順門謂翰林臣曰 國家取士科目爲先所貴得

真才以資任用古人取士於鄉其行藝素有定論至

朝廷復辨其官才所以得人爲盛後世惟考其文字

而遂官之欲盡得真才難矣然文章議論本乎學識

有實學者其言多剴切無實見者其言多浮靡居處

取士亦常敷奏以言况士習視朝廷所尚朝廷尚典實則士習日趨於厚朝廷尚浮華則士習日趨於薄此在朝廷激勵成就之有道也五年上復臨軒發策畢賦策士歌以示讀卷官七年尚書張瑛上言人才氣運相爲消長不可預爲額數才寡而數盈其失也濫才多而數少其失也陸疏入下之所司又進言者以士子之在學校者多衰老不得權用令擇年四十五以上者考選送監增開貢例以後累累行之正統初天下教官類多缺員吏部遂



建議兼考監生補除教職於是僥倖列選往往不稱  
師範祭酒陳敬宗以爲縱科舉取人之濫猶愈於監  
生考試之精請量寬解額取之於副榜庶幾誨導得  
人賢才無滯於是議增會試數鄉試各省有差景  
泰元年令各衛官舍軍餘送入學者許入試八月  
劉鉉考順天鄉試及揭曉第一人劉宣乃盧龍軍士  
也同事者欲更之鉉爭曰朝廷立賢無方不可乃  
止時論騷之是科不拘額數應天中二百名內有軍  
生七人明年復免郎中章綸奏增會試額初會試

同考官從禮部推選翰林院官京官教官皆得爲之  
至是禮部尚書胡濙言詞林以文藝爲職業專其事  
京官繇科第有學行者宏兼取之而教官宜免從之  
七年順天鄉試春坊劉儼侍講黃諫爲考試官時內  
閣陳循子瑛王文子倫入試不中選循等遂奏閱卷  
不公請如 洪武間罪劉三吾等例重加考試高穀  
懼儼等禍不測早朝畢特出班言之因 召至榻前  
白曰大臣子與寒士並進已不可况不安於命欲構  
考官可乎繇是儼等得釋特 旨 賜瑛倫舉人赴

會試一時異之。天順元年，革名是科會試同考試官，多出於權貴所薦引。及揭曉，日錄文繆誤去取，徇情謗議，洶洶如問仁。既是無顏子配祭，何如有太王之句是也。及廷試策題，命李賢代草。賢因石亨招權納賄，文武大僚多出其門，奔競成風，廉耻道喪。乃以求賢安民二事問，欲得真才，止奔競，以正士習云。成化二年廷試，賜羅倫第一，程敏政第二，陸簡第一。三倫對策，引用程伊川語，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執政欲截去下句，倫不

從直聲震於時遂奏名第一。倫以上疏論閣臣李賢不奔喪久之章懋莊泉黃仲昭以諫元宵燈火俱得罪外謫時號翰林四諫。又是歲會試五經各刻文三篇。二場刻詔商良臣輅子也。敏政李賢婿時彖宰王一夔以敏政字精楷力薦於李文達。宜爲第一。李曰：論文不論書遂取倫第一。而敏政次之。是科會元狀元咸稱得人。內賀欽莊泉韓文熊繡許進林瀚黃仲昭王繼皆爲名臣。從來得人未有如是科者。論者比之唐韓愈宋寇準榜云。十二年學士丘濬主會試時

士子有慕學道者或果爲詭異之行以徼名濬因發  
策言之俾士習趨於正故廖道南謂 明與舉業爾  
雅自丘文莊知貢舉始 弘治丙辰 命學士王鏊  
主會試鏊取士專尚經術險麗奇表者一切屏去  
弘治間文體一變士習稍端藝有力焉十七年南國  
子祭酒章懋疏奏古者太學所養皆天下之俊秀故  
人材盛而風俗美我 國家稽古制治猶重太學以  
敦化原 洪武 永樂年間在太學生徒動數下計  
其人類多英俊而教育之法至爲周詳計日以通經

積分以出仕布列庶位得人爲多爰及近年生徒漸少計今本監見在之數科貢兩行共止六百餘人其歲貢一行非無可與共學之資而衰遲不振者十常八九蓋繇積累歲月挨次而升故也誨誘雖勤不無扞格其舉人一行多不肯前來坐監罰雖嚴於遠限彼亦視爲泛常夫歲貢之入監既繇挨次而舉人之坐監又每後時故差撥常患於不敷而教養猶難於見效有養士之名而無得人之實此臣之所甚惧而夙夜不寧者也近年有增貢之舉而所拔亦挨次之

人資格所拘、英才多滯、乞於常貢外、令提學憲臣於  
人才素多去處、行選貢之法、不分廩增生員、精加考  
選、務求行著鄉閭、學通經術、年富力強、累試優等者、  
乃以充貢、通計天下之廣、約取五七百人、分送兩監、  
以後量在監人材多少、間一行之、如此則多精銳、可  
進之資、不貽因循自誤之悔、稍做積分之意、用申激  
勵之方、務令文行兼修、政教粗舉、成材有望、附選及  
時、豈惟差撥恒充、固將官使克稱庶乎、國家有以  
收養上之効、而臣亦少違尸素之愆也、命下所司

議行。正德戊辰會試鎖院後劉瑾以片紙書五十人姓名欲登第三司不敢拒雅雅而已瑾曰先生輩恐奪賢者路耶卽開科額三百五十人皆上第已而焦芳子黃中二甲第一劉宇子仁第四皆瑾黨也六年辛未是歲狀元楊慎大學楊廷和子或曰廷和以子預試請回避不允而學士李長陽密以制策題示慎所對獨詳遂首冠時慎以濳博素有才名與議猶謂之面皮狀元。嘉靖五年從禮部席書言。詔讀卷官從公會取不空偏私以官爵爲序又。詔彌封



者不得呈卷於讀卷官而閱卷者不得宿私第六年  
從學士張璠請各省鄉試擇翰林院科部官爲之主  
考毋令權歸外簾得以預結生徒暗通關節是科初  
變文格以簡勁爲主其程式文僅三百字云廷試

上親策

賜羅洪先程文德楊名及第

上一一品

題卷首各

御批於洪先日學正有見言謹而意必

忠宜擢之首者於文德曰撥本之論於名曰能守聖

學以爲此知要之說於順之曰條論精詳殆盡於東

曰仁智之出著之吾心此不易之說於瀚日勉吾敬

一之爲主忠哉六策以有 御批刻錄中十一年會  
試禮部夏言條奏三事一變文體以正士習務取醇  
正典雅溫柔敦厚之文一貴正司以定程式務尅免  
正大有闕道體不許裁裂牽綴從事帖括及因以隱  
僻有如覆射若士子可錄之文仍 命考官重加裁  
正以示模範一簡考官以重文衡報日文選有關國  
運近來經義詭異艱深大壞文體其出榜曉諭必純  
正典雅明白通鬱方得中式若有仍鈎棘奇僻痛加  
黜落三月廷試復 令儀制郎中約束諸士咸拱聽

務正文體諸刻意騁詞浮誕尖裂擯不取而林大欽獨後至不聞也起不用對肩而文氣甚奇吏部尙書汪鋐覽而詫之以示學士張孚敬一見曰雖破格甚明建可誦也取爲第三既呈覽上御批第一十一

年禮部議歲貢入國學上曰今後歲貢務選學行俱優者令與計偕廩士內不可則增附士內選之不得貢非其人是年禮部奏議貢法上曰督學官曠職日甚貢非其人自後不入格至三人落級五人對簿罪之貢士至京不如期者秋月不得補試十二年

夏言奏各省開科名爲鄉試原係有司職務實古人  
鄉舉里選之遺意近以京官主試亦一時補偏救弊  
之法可偶一行之若踵爲常規又不無弊况考官與  
按臣每爭較禮節兢生嫌隙上從其請罷京官主  
試令仍用教職後漸法久禁疎遂有遊學矯詐之徒  
見他方解額稍多中式頗易往往假爲流移冒籍入  
試至有脫逃罪犯變易姓名奔徙營求靡所不至會  
試舉人報籍印卷亦有假託族屬改附籍貫朦朧開  
具以南作北於順天特甚往往不得府學則謀武學

不得京師則走附近不得生員則求儒士百孔營求  
冀求捷徑及其中科回籍則既告路費又告牌坊四  
顧罔利真同登壇而其未得者則從旁挾持互相攻  
發蜂起浮議呈牒匿名於是下詔嚴覆勘禁止焉

穆宗卽位詔朝廷用人惟求任當其才若徒拘

泥資格使舉人絕望於九卿歲貢不得爲方面殊非  
飭吏治作士風之意今後吏部用人毋拘三途但其  
才能卓異卽便破格擢用以示激勸萬曆初首輔

張居正庇其子登上第而次輔銓宰之子亦邀提擢

沿二三科外議所指射果皆得雋而後以權罷臺臣  
始○疏○論○俱○勒○爲○民○焉○十○三○年○復○遣○京○官○於○各○省○主  
試○而○內○簾○不○許○撰○錄○外○簾○不○許○閱○卷○蓋○主○司○不○分○心  
於○試○錄○則○較○閱○精○而○去○留○必○當○監○臨○不○分○心○於○試○卷  
則○防○檢○密○而○奸○弊○不○生○又○如○兩○京○監○試○不○許○與○聞○編  
號○布○按○二○司○不○許○仍○充○總○裁○減○外○簾○以○省○奔○命○之○煩  
肩○各○房○以○杜○通○同○之○弊○禁○積○役○以○屏○傳○遞○之○奸○與○夫  
文○格○之○當○辨○也○士○習○之○當○正○也○諸○臣○所○議○纖○悉○俱○備  
矣○然○士○日○趨○於○詭○文○體○濫○觴○十○六○年○禮○部○尙○書○沈○鯉

上既曰近來文學漸趨奇詭及今不禁恐益灌漬人心浸尋世道蓋人惟一心方其科舉之時既可用之以詭遇獲禽逮其機括已熟服役在官苟可得志何所不爲是其所壞者不止文體一節而亦於世道人心大有關係空申飭以遏狂瀾何則言者心之聲而文者言之華也其心坦夷者其文必平正典實其心光明者其文必通達爽暢其不然者反是是文章之有驗於性術也如此唐初尙靡麗而士趨浮薄宋初尙鈎棘而人習險詭是文章之有關於世教也又如

此 祖宗時出題刊文務依經按傳文理純正者爲  
式故今鄉會試進呈錄文必日中式則典雅切實文  
理純正者 祖宗之式也今士子之爲文式乎不式  
乎自臣等初習舉業見有用六經語者其後以六經  
爲濫套而引用左傳國語矣又數年以左國爲常談  
而引用史記漢書矣史記窮用六子六子窮用百家  
甚至取佛經道藏摘其句法口語而用之鑿朴散純  
離經叛道文章之流弊至是極矣乃文體則耻循矩  
矱喜創新格以清虛不實講爲妙以艱澁不可讀爲



工用眼底不常見之字謂爲傳聞道人聞不必有之言謂爲玄解苟奇矣理不必通苟新矣題不必合斷聖賢語脈以就己之鋪叙出自己意見以亂道之經常及一一細與詳明則語語都無深識夫出險僻奇恠之言而謂其爲正大光明之士作玄虛浮蔓之語而謂其爲典雅篤實之人可乎如謂人自人言自言也則以文取士者獨以文而已乎抑孟子之所謂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者豈無稽之言乎臣等不以文爲重而以世道人心計心竊憂之常謂古今書籍有益

於身心治道如四書五經性理司馬光通鑑真德秀  
大學衍義丘濬衍義補大明律會典文獻通考諸書  
已經頒行學宮及著在令甲皆諸生所宜講誦其間  
寒素之士不能徧讀者臣等不能強博雅之士涉獵  
羣書者臣等不敢禁但使官師所訓迪提學所課試  
鄉會試所舉進者非是不得旁及焉仍祈勅其各  
省直提學官持衡一方高下在手轉移士習尤爲緊  
切如使膠庠之所作養者皆務爲險僻奇恠之文而  
開科取士之時欲合乎平正通達之夫無是理也乃

往時止於臨舉稍一申飭而小考則任其變亂程式  
置之不問是謂濁以源而求其流之清也得乎自今  
勅提學憲臣惟務以正文體端士習轉移世道爲已  
任而不以厭常喜新標奇覽異取決於口耳聲名爲  
諸士倡而督學之考課一視其能正文體與否以爲  
殿最焉 詔實施行明年正月禮部郎中高桂奏謂  
我朝二百餘年公道賴有科場一事自權相作備  
公道悉壞勢之所極不能亟反十年前張居正挾私  
求進伴門四啓私竊公行王篆朱璉等尤而效之若

以爲定例牢不可破者何哉見剛熟而積習之私難  
挽也且明憲在前國法在上而犯者接踵相繼致  
富室有力者曳白可以衣紫寒酸無援者倚馬不得  
登龍此忠臣義士所以扼腕而不平也大抵今之科  
舉壞亂極矣士子以僥倖爲能主司以文場爲市利  
在則從利勢在則從勢錄其子以及人之子因其親  
以及人之親遂至上下相同各義掃地 洪武三十  
年學士劉三吾紀善白思昭等主試至有物議  
高皇帝震怒一遣於邊一棄於市 聖祖豈無意而

重處之哉。正謂開科取士國家大典。此而作奸則無  
奸不作矣。此而營私則無私不營矣。伏乞 勅下九  
卿會同科道官將試卷逐一檢閱。其餘跡涉可疑及  
文理疵謬者通行議處。以嚴將來之防。庶公論可明。  
倖門可塞。衆憤可泄。數十年之錮弊爲之一濟矣。

王世貞論曰。兩漢之世。文武之用非一途。選舉  
倖召。署吏積闕。往往雜進。晉世始重門第。而中  
正之設尚隱然。三物之遺。江左則王謝朱陳。北  
方則崔盧李鄭。門第之勢益專而不可反。隋煬

矯之設科取士白屋韋袋稍一氣吐唐宋因沿  
雖登進尙廣而途則日益重矣元與自朔漠以  
馬上得天下固不盡廢宋舊而省臺之正皆委  
臆於其族類科舉之榜分爲左右右羗虜而左  
中國掾吏分進辟署惟意是以吏治若亂絲而  
不可整高帝之初或致禮網羅或收由杖  
筮皆朝起鎌來夕登旃席洪武三年取畿內  
諸貢士尋未及會試而官之明年始復試得進  
士吳伯宗等以爲諸儒生多未脫佔悍無益天

下大計罷之又十三年而始更布條式載在令  
甲二百年來公卿大夫之業皆出於此易代之  
際灼然名臣至公卿者有焉至如楊士奇之擔  
登劉中敷楊善之版築夏原吉郭進胡儼吳中  
呂震之應鄉書而其後遂寥寥矣世久事殊法  
網微踈孽牙其間奸竇滋啓而司水鏡者往往  
門互市田更買奴亡不稱關節而得揚揚與經  
生伍相門純務薄墮郎父拜而不執乃至校萬  
乘之臂而奪其鼎談之酢齒聞之扼腕蓋至今

尚未艾云言路諸臣抉摘頗峻人主亦微覺之  
而當事者以弗便已弗竟也然合前後之科第  
而衡之其間得人亦已多矣

弇州又議曰士之在天下也語因革則聘召降  
而爲周之書升書升降而爲漢之四科四科又  
變而爲明經文學其不能使不變者勢也論差  
等則明經文學不如漢之四科四科不如周之  
書升書升又不如古之聘召其不能使之必同  
者亦勢也必謂今之不同於古是隨衆習非之



人其道太濶而不可長矣。必謂今之盡同於古，是矯世戾俗之人。其道太泥而不可行矣。豈知核之以實，則今亦古也。而徇之以名，則古亦今也。今好古君子憂科舉不足以盡人，而議欲更之，是無見於敷納，以言見於虞書，合語言揚木於周禮也。我國初求賢甚廣，不拘常格，或賢良方正，或山林隱逸，或懷才抱德，或文學才行。自洪武三年特設科舉，務在博通古今，文質得中，親策於廷，而授之以官。至十七年頒行。

科舉程式士各占一經經必兼四書惟王于濂  
洛關閩之學以端其本兼明諸史百家之言以  
策其才可謂得虞周之遺意矣二百餘年元建  
洪勳彰茂績者皆繇此途以出科舉何負於人  
哉使居今之世而欲復古之聘召吾恐詐偽橫  
生其弊又有不可勝言者大抵上之人重聘召  
則以聘召應重科舉則以科舉應漢法近古吾  
無議焉唐之韓愈陸贄張九齡姜公輔皆興于  
文學而未聞唐之士復有賢于數子者也宋之

韓琦富弼周必大呂祖謙皆出於科目而未聞  
宋之士復有賢于數于者也。今吳與弼陳憲章  
論薦之后蓋已遼遼迥絕矣。而科舉中又未常  
乏人也。願上之人實與不實得人與不得人之  
間論之耳而不必較于聘召科舉之同異爲也。  
上之人振篤實則浮靡化上之人獎恬退則奔  
競消上之人先行諛則名檢飭上之人重廉耻  
則頑鄙遠然則士之不惑非士之罪也。鼓之無  
其道也苟於文辭之中而寓激勵之意則天下

人才不患不如古矣。陳子謂聖賢未常妨于科舉之文。朱子謂科舉非能累人人自累乎科舉。誠哉是言矣。彼謂入是科者，雖倚机鑿發必官出是科者，雖周公孔子亦棄。豈未聞二子之言乎。

梁斗輝議曰：史稱唐虞官百，夏商官倍，周官大備。迺其取士之方，不外九德三物。漢未遠古，既令郡國舉孝廉賢良茂才明經，而六郡良家子弟又各因才力爲官。唐宋自進士制科外，間常

許大臣辟召諸人薦舉然鄉舉里選之意僅存  
什一於千百缺有間矣愚因歷稽往牒三代以  
前未常論詞章也詞章自隋煬帝始唐末路益  
浮薄焉未常鬻爵也鬻爵自秦政始漢晁錯因  
議入粟實邊孝靈西郡益浸淫焉世祿不世官  
恐未必賢也自漢章尚閭閻魏文定九品五代  
沿襲唐猶不故貴游子弟徒以門資取優望世  
風一變士習愈下雖韋彪劉毅陸贄楊綰歐陽  
修范仲淹諸人不能挽其流弊天啓休明運鍾

聖祖起濠梁清函夏諸所愚從莫非鷹揚虎跡  
如雲如雨然猶側席幽人翹翹車乘貢筴於金  
華青石鎮江壺開信臣國士攀鱗附翼是時諸  
科甚設有賢良方正聰明正直孝弟力田通經  
孝廉才識兼人等科有稅戶者民入仕例薦辟  
特重或遣廷臣分行采訪或令有司旁求  
敦請文武夾維科薦並行正雜咸用宏謨曲筭  
博○大○精○詳○遵○行○日○久○寢○失○初○意○乃○始○右○文○於○武  
武○以○文○故○畸○輕○重○科○于○薦○薦○以○科○故○漸○廢○卑○吏

不得齒縉紳而彼亦苟且後事無復振拔之思  
矣○自○非○率○由○祖○制○其○何○以○廣○薪○爨○而○收○馮○翼  
孝○德○之○用○乎○且○科○目○之○設○非○獨○論○文○要○以○覈○實  
是○故○建○學○于○先○開○科○于○後○明○作○人○必○始○于○學○校  
育○真○才○也○題○本○經○書○日○宗○註○傳○令○學○者○有○所○統  
一○崇○正○學○也○學○專○一○經○而○六○藝○兼○習○科○分○三○場  
而○五○事○兼○試○令○學○者○不○徒○以○文○藝○相○矜○詡○貴○實  
用○也○而○又○禁○四○六○之○文○定○社○學○之○規○勒○臥○碑○于  
賢○序○以○示○遵○守○良○法○美○意○森○然○具○備○列○聖○相

承代有謨訓而得人寢不如 國初蓋由主司

因循時尚未深察

太祖之意也

太祖

之意原因文覈行而今則徒以文原以科濟薦  
而○今○則○徒○以○科○是○以○業○舉○者○連○編○積○牘○月○露○風  
雲○或○通○于○經○義○而○後○場○多○疎○或○名○爲○學○究○而○實  
用○罔○聞○又○其○甚○者○各○掛○孔○孟○之○藉○而○陰○附○諸○子  
百家爲高割裂程朱之語而擬拾南華西竺爲  
奇放言恣論蕩行弄簡以之家修則心術壞施  
之廷獻則政事廢先臣崔銑有云科目而得人



若博之中呼其失人若博之遭負蓋非有參驗  
之詳觀察之可賴也嗟夫 國家設科爲羅才  
計也乃猶不足以得士又况于歲貢監生吏員  
武弁乎歲貢嚮以郡邑之彥肄業成均僉號得  
人故宋禮致尚書多豎立今掄選舊制行罷數  
易而專累歲月多日暮途窮循資選授教職鮮  
有儁才入成均者矣大學夙號賢關往時忠節  
如鐵鉉廉貞如師逵皆用是典何者繇於選也  
自 景泰中始有納粟納馬等例于素封之家

携阿堵而雁行。課業做書。曳白請代。廂養設施。顧安所與。且中書清銜也。半爲此輩。麗雜太常。典樂鴻臚司朝儀也。盡爲此輩。營充西園成市。莫此爲甚。若者不汰源。未可清也。古者辟掾吏。故與士大夫無其異。國初以身家無過善書者。勻充其藩憲府衛州縣所署。置猶有辟舉遺意。乃其崇者。不過七品。多用爲掾幕監當筦庫之職。非保舉不得爲州郡。宣德 正統間。徐 希況鍾離。登入座領方面。然踰奴顏。闖振矯。

旨敎遷論者唾之。今則又有不然者。自始爲吏。先責其輸納。提控而下。至于吏典止。以所納之。貴第其出身之等。故裘馬之子。與市賸之人。蠅營。蠱慕。巧者。輒弄其刀筆。竄改成案。若者不創源。未可清也。國初武臣嚴比試。于世胄廣招。揀于俊。又故將才。充斥。後武學之建。徒具虛文。武舉之科。鮮裨實用。所取者。惟是官舍替襲。乃新官不比試。舊官比而不嚴。致令統。袴。債。帥。縮。胸。不堪廉耻。相冒如金吾羽林等衛。天子親

軍也。富者交勳戚中貴人而相推好作貴者。屏  
弱蓋襮九邊將領省直官旗所稱略。隔方召義  
死鼓綏者。曾幾何人。若者不一振刷之長。此安  
窮也。噫。自薦辟廢文有三品。以取士而所重。惟  
科舉武有兩途。以取士而所重。惟世官。然皆不  
足以盡天下豪傑。國家亦何賴焉。愚以爲。林  
目前之弊。則科舉之法。宜申也。圖經久之規則  
薦辟之制。宜復也。今議科舉者。曰燒燬異說。嚴  
生員降黜之例矣。重主考分經之選矣。其法可

謂詳密然此皆防其流也未清其源也今夫五  
尺童子驕語柱下漆園桑門琳室謬解含珠禪  
偈滿紙津津自謂上乘父兄師長恬不知恠輒  
命奇穎薦紳先生鳴道率人亦藉此爲金鍼巧  
度彼尤此效轉相成風愚竊謂禁於臨場考校  
而不禁于平居肄習非禁也何者其肄習者其  
先資者也禁于書生小童而不禁于學士大夫  
非禁也何者學士大夫人之望也請自今脩復  
社學教民小學孝經大誥律令重師儒必得

人如曹端魏驥者躬行訓誨其郡守縣令民之  
師帥自專設督學有司遂委而不治故邇來守  
令鮮與教化督學閱歲一至事煩日少無裕施  
教士習益荒空令敷教責之有司考覈付之憲  
臣其督學使者必若孫綽之貞孝陳選之清方  
每歲縣令察舉民間子弟通經書性惇行謹者  
縣上之守守上之學憲輕滑者雖才不錄生員  
按季月考亦茂選德行而後及其文一如三等  
薄規非上等等不得應貢舉又嚴諭士大夫雖解

官歸毋得好仙佛鼓其說以惑人夫然則日改  
月化漸歸淳龐本源既清未流自挽誰復以鈞  
棘之談異端曲學之說爲主司應者時遇大比  
校藝尤宜恭慎務在遵祖制發明聖真期適  
於用毋輕收奇儻恐開異教之路有不率者繩  
以近日題准事例至歲貢一途在今日尤難必  
揆與選間行文與行遞收令士負雅操具俊才  
者隸之辟雍而教養之待其才成而後官之監  
生則清開納之積弊吏員則祛市井之下流而

一于選拔有異才不難破格擢用令得售其所  
長而勉其所不足其武臣之選亦須嚴重無論  
新舊官一遵初制比試申馳射使鎗不中之罰  
五年一老軍政必量才力然後禪以屯印毋令  
屬託者得夤緣其間武舉先韜畧次騎射要求  
實效毋虛文如是則師師濟濟與桓桓赴赴交  
相奮庸亦庶幾安寧長久之術哉必德行道藝  
卓犖有聲當世者乃以聞得賢受上賞蔽賢蒙  
顯罰重申連坐之條使不肖者不得玷薦刻大



賢起以玄纁蓋取士而由薦辟是以行不以文  
以賢不以世以禮羅不以財鬻較諸文之科貢  
武之襲替併諸雜流其得人更何如者抑因是  
而有感于古今人之不相及焉古昔盛時列國  
爭辟士士以此自重輒近世士醜其行自銜自  
媒客難賓戲解嘲固常慨之唐藩鎮猶得辟士  
故自黎送見辟者序嘉士大夫相與以有成也  
今上以空文求士士以空文見投牒自試則士  
輕棘院禁嚴則上輕士而欲士風之振在位之

彬彬多賢也胡可得哉

